海東異蹟 全

爲名
為人從伺家甚貧窮時之
食來輒挽留旬月始許其
來見韓公忽告歸時元朝
度歲時於馬上寧在吾家旣
喫饌湯高臥迎新之為得也其人再三要還而韓公牢留之
其人不敢強辭而仍留歲除之夕告于韓公曰我有異術
常領數萬鬼每於元朝點名以閱之若不則鬼無拘檢多
稽于人家者此非細事也吾之要還者此耳公旣留我之
將點鬼於公家公勿訝焉韓公大驚異而許之其人復
曰此乃大事欲於正廳行之韓公亦許之其夜洒掃廳事
其人南面端坐韓公自外竊覘之須臾見無數雜鬼駢
闐而入奇形恠制不可名狀羅拜於前充滿階庭其
人出一冊子親自按簿點名有鬼卒數人立於階前
呼名以閱之有若官府開衙之狀自二更至五更始罷
其曰數萬者不誣矣末梢一鬼爾點後至又有一鬼

天倪錄抄

○西平鄉族點萬名

西平韓公浚謙有一遠族居在湖西爲人倥侗家甚貧窮時々來見西平々々憫其寒飢解衣推食來輒挽留旬月始許其還而以其庸鈍故不之貴也一日來見韓公忽告歸時元朝陽數日韓公留之曰汝與其飢度歲時於馬上寧在吾家飽喫餅湯高臥迎新之爲得也其人再三要還而韓公益留之其人不敢強辭而仍留歲除之夕告于韓公曰我有異術常領數萬鬼每於元朝點名以閱之若不則鬼無拘檢多稽于人家者此非細事也吾之要還者此耳公既留我々將點鬼於公家公勿許焉韓公大驚異而許之其人復曰此乃大事欲於正廳行之韓公亦許之其夜洒掃廳事其人南面端坐韓公自外窺之須臾見無數雜鬼駢闐而入奇形恠制不可名狀羅拜於前充滿階庭其人出一冊子親自按簿點名有鬼卒數人立於階前呼名以閱之有若官府開衙之狀自二更至五更始罷其曰數萬者不誣矣末梢一鬼闌點後至又有一鬼

注意

天保録抄

三十二頁ヨリ

滑稽本ナラヌ怪談アリ又続篇ノ

人情本ヲ追加一二アリ

高等法院

踰墻而入其人命捽入栲問之後至者曰果緣食道為難近行痘疹於嶺南士人某家遠來赴點以此後至罪無所逃踰墻者曰果緣久飢畧行癘疫於京圻某人家闲有點簿叅黃而來恐未及赴以致踰墻之罪云其人厲聲數之曰此鬼等違我禁令多行虐病其罪已重况此乃宰相貴家而渠敢踰墻而入其罪尤重後至者杖百踰墻者杖數百具枷鎖囚於牢獄仍聚衆鬼下令無得作禍于人間三令而五申之仍令罷歸衆鬼羅拜而辭塡門而出騈闐之聲良久而止見其人兀坐空廳而已悄無所覩鷄已鳴而天欲曙矣韓公怳惚莫測叩其得術之由則答云渠少時讀書于山寺寺有老僧容貌适惱衰拯將死衆皆賤辱之渠獨憫其老時食以餘食頻厚待之一日夜月明老僧始謂渠曰寺後有一洞壑景致絶勝盍與吾徃觀乎渠信而從之卽出寺踰山麓到無人處自懷中出一冊子付之曰我有此術年老將死欲傳於人久矣遍遊東國

未得其人今見君吾始得人請以此傳之開其毋即鬼簿而鬼籙制鬼之法亦存矣老僧即書一符以焚之數萬鬼頃刻而集見之驚悚老僧與渠聯坐一一點名謂鬼等曰吾已老矣今付爾等於此少年從此往於此君可也渠即傳受其毋號令衆鬼改畢約束而散遣之與老僧歸宿寺中曉起訪其僧已遁矣渠仍行其術積累十年世無知者今始見知於公云西平大異之問曰我亦可受此術否其人曰公之精力足可行之而但此術是山野窮秀才所行公宰相不可也明日遂辭去不復來見西平遣人往視之萬疊山中結一茅菴小如蟹匣四無隣居塊然獨處招之終不來其後更遣人訪之已移家莫知所終而西平子孫親聞於西平而傳說於人。

○一島魚肉卧家中

江華有一武人為本府将官為人尤庸別無異事一日其妻因妬恚怒而於房內縫衣時當深冬武人欲解其

怒而戲謂其妻曰吾將造书蝴蝶君欲観乎其妻益怒
罵其妄言不以為意武人即就其妻檉罷中取出衆色
錦段綿布小〻裁餘握在手中徵於口中作呪而散
擲空中蝴蝶紛然滿房五色燦爛其色各以裁餘夲
色而成翩〻飛舞眩轉難測其妻不覺驚異即笑而
鮮怒良久武人展手向空蝴蝶即便飛集握中而復
開則皆成裁餘矣此事獨其妻見之而他人莫之知也前
後未聞有異術焉及丁丑江都見陷人皆號哭奔走武
人獨晏然閑卧家中使其妻孥朝夕炊飯自若而笑
隣里之奔避者曰虜豈到此村乎果然一島盡被焚
掠而獨不及於武人之村焉○

○高城鄉叟病化魚

頃年有一名宰作倅高城日有一品官來謁適值飯時
倅以盤中鮮魚湯一器饋之其品官見魚嚬蹙而辭
曰今日適食素雖蒙下饋而不敢喫云頗有慽容
已而泫然泣下倅恠之叩問再三品官不敢隱即細

陳之曰小民有同極情事而世所未有未嘗向人說道今承城主下問何敢有隱民之父享壽甚高將近百歲一日得㽷病渾身

將至數日後病父謂

坐於家前大川之邊

忽身吾速出臨水諸々

汝不從吾言則是

病父見水大喜曰對比清流病熱似蘇坐須臾復曰吾獨坐觀水悪人在傍汝等退在林间待呼而来衆又苦諫而惱怒不從恐其病中恚怒致傷又未免從其命步避于他所而望之病父不在坐矣共往赴之病父解衣入水渾身已變為鱉魚而方在半化未化之境衆大驚恐不敢近數食頃而已盡化矣大鱉魚潑剌游泳於川中洋々焉甚樂頗見諸子似有依々不忍捨去之色良久順流而下衆皆随之入于大海不復見矣其川邊変化之所只有毛髮爪牙褪而存焉諸子遂發表葬其毛髮

注意

[illegible]

高等法院

怒而戲謂其妻曰吾將造出蝴蝶君欲觀乎其妻益怒罵其妄言不以為意武人卽就其妻樫䍐中取出衆色錦段綿布小〻裁餘握在手中微於口中作呪而散擲空中蝴蝶紛然滿房五色燦爛其色各以裁餘本色而成翩〻飛舞眩轉難測其妻不覺驚異卽笑而解怒良久武人展手向空蝴蝶卽便飛集握中而復開則皆成裁餘矣此事獨其妻見之而他人莫之知也前後未聞有異術焉及丁丑江都見陷人皆號哭奔走武人獨晏然閑卧家中使其妻努朝夕炊飯自若而笑隣里之奔避者曰虜豈到此村乎果然一邑盡被焚掠而獨不及於武人之村焉

高城鄉叟病化魚

頃年有一名宰作倅高城日有一品官來謁適值飯時倅以盤中鯡魚湯一䍐饋之其品官見魚嚬蹙而辭曰今日適食素雖蒙下饋而不敢喫云頗有慽容已而該然泣下倅恠之叩問再三品官不敢隱卽細

陳之曰小民有因極情事而世所未有未嘗向人說道今承城主下問何敢有隱民之父享壽甚高將近百歲一日得熱病渾身如大甕〻危綴子孫環泣以為大期將至數日後病父謂子曰吾病甚熱不堪其苑吾欲出坐於家前大川之邊臨觀水流庶得蘇快爾等勿阻我意舁吾速出臨水諸子競諫其不可而病父嗔怒不止曰汝不從吾言則是與殺同諸子不得已扶舁而坐川上病父見水大喜曰對此清流病熱似蘇坐須臾復曰吾獨坐觀水惡人在傍汝等退在林間待呼而來衆又苦諫而惱怒不從恐其病中恚怒致傷又未免從其命少避于他所而望之病父不在坐矣共往赴之病父解衣入水渾身已變為鱉魚而方在半化未化之境衆大驚恐不敢近數食頃而已盡化矣大鱉魚潑剌游泳於川中洋〻焉甚樂頗見諸子似有依〻不忍捨去之色良久順流而下衆皆隨之入于大海不復見矣其川邊變化之所只有毛髮爪牙褪而存焉諸子遂發哀葬其毛髮

怒而戲謂其妻曰吾將造书蝴蝶君欲觀乎其妻益怒罵其妄言不以為意武人即就其妻檉罷中取出衆色錦段綿布小〻裁餘握在手中微於口中作呪而散擲空中蝴蝶紛然滿房五色燦爛其色各以裁餘本色而成翩〻飛舞眩轉難測其妻不覺驚異即笑而解怒良久武人展手向空蝴蝶即便飛集握中而復開則皆成裁餘矣此事獨其妻見之而他人莫之知也前後未聞有異術焉及丁丑江都見陷人皆號哭奔走武人獨晏然閑卧家中使其妻朝夕炊飯自若而笑隣里之奔避者曰虜豈到此村乎果然一島盡被焚掠而獨不及於武人之村焉○

○高城鄉叟病化魚

頃年有一名宰作倅高城日有一品官来謁適值飯時倅以盤中鮒魚湯一器饋之其品官見魚嚬蹙而辭曰今日適食素雖蒙下饋而不敢喫云頗有慽容已而泫然泣下倅怪之叩問再三品官不敢隱即細

注意

是冊アラバヒアニ極張ヲ附ノ記ニ
載ス

高等法院

爪牙自此一門皆不食鮎魚至於諸子每見烹炙鮎魚心有所驚測不安自不覺垂淚云

御史巾幗登筵上

昔有名官以巡按御史到全州自恃其名位驕傲無比命却房妓常自獨宿監司與府尹密議欲欺而困之乃選於衆妓得才色超絕者淡粧素扮作村婦捒使之頻數往来於御史所住處而預約通引陪童以餌之御史果見而悅之問於通引曰彼何人斯對曰此即小人之妹也為見小人往来於此而村女不識官家事體不能隱避於使道俯臨之處不勝惶恐御史曰不避何害渠何以素服耶對曰喪夫未闋服矣御史不能抑情一日夜潛謂童曰吾欲一見汝妹可能招来否童佯作驚懼曰使道威嚴如天吾妹賤人何敢来現乎御史以溫言誘之曰吾見汝妹容態不泛吾宗欲率畜渠若有改嫁之意則為吾之妾豈不佳哉汝須以此意善言于汝妹密為要来童詐稱不

敢當御史再三勸誘而後始許之翌日夜深潛引納焉妓是妖物盡其狐媚以蠱之御史大傾惑遂逐日暮入晚出以率畜歸京丁寧盟約一日夜妓謂御史曰公自謂情重徒虗語耳御史曰何為其然耶妓曰妾家距官門咫尺而公無一訪情重者固若是乎御史曰非不欲一訪其於耳目何妓曰若乘夜微服潛往誰有知者御史從其言遂與妓步屧潛到其家解衣就寢通引已密報於監司監司即與都事府尹設宴于別堂是夜月色如晝一大張聲樂仍設倡優雜戲於庭許令士民縱觀開門勿禁閭里畢赴妓謂御史曰盡往觀乎御史曰汝則可往吾則不可往妓曰吾猶往極無味不如不往願與公同之御史從其願將與同往起索衣巾不得蓋妓於臨行已藏去矣妓曰此有吾毋頭弄達伊及黑色長衣公着衣着而行則其在變服藏蹤之道豈不妙乎御史亦從之扮作老婦之狀與妓偕往挻入衆人叢中潛隱於庭畔竹林中以觀之當其入門也官人已暗伺之密報於監司〻〻

即下令曰觀光者太多從此閉門嚴禁既入者勿出未入者勿納乃謂都事府尹等曰今夜之宴不請御史殊失事體坐中皆曰然遂送伻要請伻人去即回報曰御史道不在窮搜一館終未得矣監司佯驚曰是何言耶即令遍索諸官舍竟無消息府尹言于監司曰御史無乃微行入于觀光叢中耶座中皆曰豈有此理府尹復曰事未可知監司乃令閽者開門半扉流出庭中之人使軍官監其門良久庭空無人監司又命更搜諸竹林衆承令而趍齊聲呼曰此有二人隱伏矣引出而視之又譁呼曰一人服女人長衣戴頭弄達伊而髯子甚多是何人耶監司令引而進之明炬諦視之衆皆曰此人貌似御史監司佯驚曰豈有御史作此貌樣之理乎令推引登進坐于筵上於燭下脫去所戴則果是御史也一筵坐客及妓女樂工滿庭吏卒觀者莫不掩口絕倒監司謂御史曰何以作此樣御史沮喪垂頭不言監司令御史仍其所服着擄于上坐呼御史所愛村婦侍坐

其側乃一妓也於是進饌張樂終夜玩弄戲笑而罷明日
御史不告而去遂從此見棄焉

○提督裸裎出櫃中

頃年有一文官為慶州提督官每到本府見妓女則必
以烟茶竹叩擊其頭曰邪氣或曰妖氣且曰豈可近此
物耶衆人齊憤府尹亦憎之乃下令於群妓曰有能以
奇計瞞此提督者將加重賞有一少年貌妓者應分
而出時提督寓於鄉校齋室獨與通引小童居焉妓乃
扮作村婦摸搓進往鄉校倚門扉呼小童或隱半面或
露全身以示之童出應則去或曰一至或再至如是者數
日提督問曰彼女何人每來呼汝小童對曰此乃小人之
妹也其夫以行商出去一年不還家内無人故每呼小人
要令替守其家耳一日向夕童以退食不在提督獨寓
空齋妓又往倚扉呼童提督遂招其女而進之女佯
差羞澁逡巡而進立於前提督曰小童適不在吾欲
飲烟茶汝可取火來女取火而進提督曰汝亦上坐

可吸一竹女曰小人何敢如是提督曰適無人見庸何傷哉女遂黽勉上坐強飲一竹提督遂以情告之曰吾見美人多矣未嘗見如汝者一自見汝之後寢食俱忘汝未可乘夜潛來耶吾獨宿空齋人誰知之女佯驚曰官是貴人妾則下賤容貌醜陋官豈向賤女生此意乎無乃戲之耶提督曰吾以寔情告汝豈是戲也仍發矢言女曰官意誠如此則妾寔感激敢不從命提督喜曰吾之遇汝可謂奇矣女曰第有一事妾嘗聞鄉校齋室乃至敬之地挾女而宿禮法所禁此言然否提督拊髀曰汝是村婦何其頴悟汝言誠是將何以為計女曰官果向意於妾則妾當献以一策妾家在校門數步而妾獨居無人官於深夜潛來相訪可得穩會妾於後夕使小甥陪童送一氈笠於官着此而来人必不知矣提督大喜曰汝之為我畫計一何奇哉吾將從汝言幸勿爽約與之再三丁寧而送之妓遂於校門外空一茅舍而居焉乘夕使童送一氈笠提督依約夜往女

迎入明燭畧備酒肴而進酬酢數盃相與諧謔提督解衣覆衾先卧使女解衣故為遷延未及卧忽聞紫门有咤哮吽呼之聲女側耳聽之大驚曰此乃妾之前夫官奴鉄帍之聲也妾不幸曾以此漢為夫乃天地間一悪種殺人放火不知其幾三年前僅能離却改得他夫與之相絶今者又何故来耶聞其聲大醉矣官必逢大變將若之何女即出應曰汝是何人深夜呼嗄耶門外一聲吼怒曰汝豈不知吾聲耶何不開門女曰汝是鉄帍耶吾與相絶已久今以何故到此耶復聞門外吼怒曰汝棄吾改夫吾心常痛之今欲與汝有所言故来耳仍排門而入女即慌忙走入曰官不可不避而數間茅屋無處可隱房中有櫃子官可潛入此中以避之手開其蓋而促之提督乃以赤身入于櫃中女即合其蓋以鎖之其漢倚醉入来與女一場大鬧女即曰三年既棄之後何事復来相詰耶男即曰汝既背我改夫前日吾所給衣裳器皿吾當盡索之女

即以衣裳盡為擲還曰還汝舊物其漢指櫃子曰
此亦吾物令者取去女曰此豈汝物耶吾以常木二疋
買之矣其漢曰其木一疋乃吾所給今不可仍留女曰汝雖棄
吾豈為常木一疋還奪此櫃耶吾決不為還給兩人以此爭
鬨其漢曰汝不還此櫃當訟于官俄而天明其漢即負其
櫃而趍官門女隨至同入訟庭府尹已坐衙矣男女爭櫃
陳辨則府尹斷之曰買得之價男女各備一疋則法當平
分其半即命以大鉅鉅破其半以分之羅卒應命進鉅于櫃
上兩人引之鉅聲才發忽聞櫃中大聲疾呼曰活人活人
府尹佯驚曰櫃中何以有人聲速開之羅卒摇鎖開
櫃有人赤身而出立于庭中一府上下莫不駭愕掩口
衆視之曰此乃提督官也何為而在櫃中耶府尹命引
而上之提督以兩手掩其陽匍匐歷階而陞蹲于席上垂
頭喪氣府尹大笑良久命給衣服妓輩故以女人長衣進
之提督只著長衣露頂跣足走還鄉校即日逃而遁去
至今慶州府以櫃提督為傳笑之資

○李秀才借宅見怪

京城有士人李廠者嘗為人言渠貧無第舍每以借宅僑寄為事如未得宅窘急則宅雖有凶稱而或未免入為一日宅未得而聞墨寺洞南山下深僻之谷有一宅世傳其凶空廢久矣廠家將入居而欲先嘗試其凶否其兄麻廈及廠會親戚朋友五六人進往洒掃而宿焉其宅有樓一間封閉甚固於門隙窺之中有一交椅上安一神主空櫝又有一無絃古琴及弊屣(屣)一隻又有剥落古細剖木數介更无餘物而塵埃堆積不知其幾年是夜廠等畧設酒肴會坐擲從政啚以為消夜之計夜深忽聞琴聲起於樓上復有衆人喧嘩而語音不甚明了細聽莫能解似是宴會之狀聲甚狼籍廠等相議一人拔劒穿樓窓而揮之自樓內亦以劒穿窓向外揮之其刃碧如也人恐而止樓上彈琴歡宴之聲徹曉而止廠等明發散歸遂不敢入南部〻洞復有一凶家廠之家又因勢迫謀入焉兄弟更聚

親友先會宿入其宅見有黑赤二狗對卧於廳事上兩隅其目皆赤狀如獒比之不動驅之不起見人不吠噬夜深二狗自廳事下庭向空作聲而甚凶奔走踊躍忽有朝衣朝冠一丈夫自家後而来而狗歡迎或先或後其丈夫上廳事踞邊而坐有五六雜鬼自廳事板底而出拜謁于前其丈夫率五六雜鬼及二怪狗環視其宅數周或上坐廳事或下步庭除良久而去五六雜鬼還入廳事板底二狗復上廳事對卧于兩隅房中會宿者俱目覩明日家於廳事上從板隙窺之其底有破簞及秃箒數三又往家後見之復有一秃箒在於煙堗之内向其僕從取出盡燒之其二狗終日不離卧所亦無飲食之事家謀殺之而見其凶獰不敢也是夜復靜而俟之夜深二狗依舊下庭向空作聲其朝衣朝冠者復自後而至五六鬼出迎環視其宅良久而散各還其處與昨毫髮不爽家大驚怪明日遂棄而走客有聞厰言者更徵于其兄麻皆云信然又有人傳一士

偕 偕

人無家偕入墨寺洞凶宅謂樓上物作祟開其封毀其窓取出神主空櫝无絃琴弊屣古劑木等燒之於庭下火未及燃一婢忽仆於地九竅流血而死士人大驚遽滅其火還置樓上遂棄其家後復有一人無家者往入焉夜有青裙女自樓而下作怪於房室其人又棄之自是更无入者復有前南小洞奴人刈柴者十餘人作伴曉出路穿墨洞凶宅後園見一白頭嫗坐哭于松樹間象知是妖鬼一奴人以鐮遽前擊之其嫗走入宅內身長幾盈尺而其大過常人焉

面取油蜜

余內舅鄭相公按察關西時有赴京使臣至平壤內舅為開宴以慰之紅粉滿座一妓面上素多黯黵々俗名死痊也書狀李某戲之曰將汝面上死痊取油則可至數升書狀面甚縛妓即對曰將書狀道面上蜂窠取蜜則不下數石書狀無以應內舅奇其對厚賞其妓

搜馬被汚

余嘗聞一長老適往湖中日暮投宿于一村舍則房甚淨潔主人偕老性又醇良善於應接可與語者客曰主客俱老夜深無寐盍各言志以破寂寥也主翁應對微笑曰小的少時見不潔之事至今追思若魚中之有鈎欲罷不能也客曰何事也答曰小的與彼媪結髮相遇新情兩洽重愛甚摯而聘家在一日程故欲令妻子覲親釀酒作餅馱一牝馬矣妻蒙被長衣因跨其上纔行數十里有一玉圈男子前擁後衛衝突小的馬首移時流睇因執鞚下馬踞坐繩床招入小的曰汝在何處乎吾善相馬每示千里足而不得矣俄見汝馬骨相當生千里馬也以吾騎馬相換汝馬何如小的曰兩馬優劣判異且在路上不敢承命也玉圈人曰吾欲易之汝馬敢辭第為牽來汝馬如是之際趍卒已捽下女人矣玉圈人又曰汝果致疑吾馬之有病不肯換耶汝亦試騎吾馬覌其步才使其奴牽馬督令上馬逃遁不得黽勉上馬則鳴鞭疾驅欲墜不得欲止未由倏過一山隅回望則玉

圈人陪從隱然有回避之狀而王圈人已昵近女人矣小的見此抓起滿腹丰膽輪旬而已無可。奈何矣殆過數食頃回馬還到則王圈人曰詳見汝馬不合吾眼因跨自家馬而去從今以後如吞虱虱之肉常在念頭久而不忘也老媼在傍參聽曰橫逆之來聖人所不能免今已偕老別無嫌愧之心而此何美談乃反夸矜於一時過客乎主翁曰追後聞知果是傷破之宗班也主客不覺一場葫蘆也。

◎奔喪卜妾

嶺南一舉子參增廣大科解額家甚貧窮徒步上京赴試會圍終日納券歸次則親訃來到攀擗罔措仍與鄉奴披髮徒行纔到數日程精神昏迷筋力澌綴而又患毒痢登溷無數日暮投宿於路邊一舍則主漢方過女婚新房具客室聯壁皆有外窓而主漢牢拒不納日已昏黑四顧無他村舍萬端哀乞僅僅止宿而奴主昏倒不省相與枕藉而喪人患痢後急頻頻如厠錯認門限誤入新房扶抱其奴則非奴子而乃新婚之女也常漢嫁娶

倒多男幼女壯郎已憊倒甘眠如羊女則無聊坐睇月色依微
蠟影明滅而散髮一丁有若窮鳥之投人女人驚遑急呼
父母舉家駭憤捽曳毆打曰何許奔喪者生心作変胡
至於此其牢睡之奴驚起遑惚衣乞詳陳病中誤入之
狀而終不解惑禍將不測矣忽聞户外有高聲大索曰
某鄉某貝奔喪之行在於何處云云奴子顛倒出門見之
則乃是洋主人持科榜而因夜追踵者也奴主不勝悲遑
因知彼為洋人且曰既知行次之徒步故騎馬亦為待令可
以陪往本宅矣如是之際店舍男女莫不喜賀讙動轉
禍為福先號後咷所謂女人之父急呼其子促着牛鞭以
來吾女亦速束裝今夜合席莫非天緣雖云戴星詎
綏從夫之義必將躡後隨去喪人奴主及洋人萬端開
誘曰一時無妄之事豈忍曰有心而奔喪之卜妾世間所無之大
變君胡忍此也主漢曰言則是矣今失此計吾女置於何
地不可不隨如是爭詰之際鄉奴要路急報曰大上典頃
即回甦以章甫告訃憂嘆遑此急脚也既聞鶴髮回

呂

春之報且帶龍門点額之喜而騎牛步娥更躡後荃槩事已多宿病祛身及到親闈榮動鄉里其大人執手解顏其喜可掬而大人曰彼騎牛步娥何以隨汝新恩蓄愧不能仰對更為質問細陳委折大人笑曰此亦天定一妻一妾人固有之有何妨乎即招婦阿命之曰此非偶然且當為汝代勞又有健牛亦可治農步娥勿嫌猜可也婦曰下教如此敢不奉承從此妻妾和同傳為美談◎

十

◎厠間譫語

一行客入店中見主家斫刀欲偷去乘晨如厠命其奴持厠木來奴忙於收拾行具倩家主代納客認為己奴附耳語曰主家斫刀甚好取懸馬鬣裏主詭曰單斫刀甚切迫奈何客愕然曰汝之厠間何令人譫語耶◎

◎輕侮懷懟

韓西平後讓為己卯司馬杜元有文名嘗訪洪荷衣迪于東湖讀書堂荷衣適晝寢學士申光漢獨坐西平謁

之申曰君何為者西平曰生以鄉曲武夫名隷禁衛適尋友過此冒尊唐突不勝惶恐申曰無傷姑坐因曰景致甚好吾欲作風月君可能呼韻乎西平曰未知風月何物而韻是那箇事也申曰詩人觸物起與模寫風景曰風月呼音響相同之字使之押於句末曰呼韻西平曰早失學業惟事操弓何以識字申曰第呼所知之字西平曰生武夫人也請以所業呼之仍曰鄉角弓黑角弓之弓字可乎曰可矣即賦一句曰讀書堂畔月如弓又曰更呼之西平曰順風逆風之風字可乎申曰奇哉同韻又賦一句曰醉脫烏紗倚岸風又曰更呼之西平曰邊中貫中之中字可乎申曰奇哉〻〻三字同韻君不識字而適呼一韻何其偶合如此遂足成落句曰十里江山輸一箇却疑身在畵圖中俄而荷衣睡覺謂西平曰君從何來申曰此内禁之呼韻誠奇哉〻〻因道其事荷衣大笑曰子見欺哉此吾妻弟韓浚謙即新榜壯元也申愕然加敬愧其見瞞

○喜聽裙聲

鄭松江澈柳西涯成龍嘗送客西郊時李白沙恒福沈一松喜壽李月沙廷龜三人亦參坐酒半論聲之品松江曰清宵朗月樓頭遏雲聲爲好一松曰滿山紅樹風前遠笛聲絶好西厓曰曉窓睡餘小槽酒滴聲尤妙月沙曰山間草堂才子咏詩聲亦佳白沙笑曰諸子所稱之聲俱善矣然令人喜聽莫如洞房良宵(霄)佳人解裙聲也一座大噱○

霄

士

○武夫家蟒妖化子

昔年一武人居在京城東邊水口門內有勇力壯士也所謂水口門者城底開一竇使城中廣通橋大川從竇流出而列樹小鐵柱於竇中以防人獸之出入者也一日武人見一巨蟒自城外向水口門而來頭旣入于鐵柱之間而緣其身大未卽穿入方在掛罥之中武人乃以大箭曳鐵鏃射中其頭顴穿破卽死拖出杖打成泥而棄之匪久其妻懷孕生一子男自幼稚見其父則怒目嫉視啼

號不樂及長數歲日而益甚武人心切疑怪亦不愛而憎惡之一日房中無人獨有是兒武人卧欲晝寢以袖覆面而潛察之兒張目怒睨憤氣勃勃意甚已睡手持刀子稍進近傍將欲刺之武人奮起奪刀即以大杖盡力猛打而殺之骨肉破碎殆至成泥然後委棄而出去其母猶獨悲啼以衾覆屍將擬收斂良久見衾自動搖訝而開視體已化為蟒而半化半未化母大驚走出不敢更近武人夕歸聞妻驚惶之言手自開衾視之已盡化蟒而額上鐵痕分明現存乃即開釋告諭曰我與汝素無仇怨而我偶然射汝殺之是則我之過也然汝欲復讐為我之子子此誠莫大之變怪我遭此變怪汝之報怨亦已足矣汝又以子而欲弒父我安得不殺汝耶汝又欲害我我將復殺汝若此不已則其仇怨無有已時汝既已報怨而今復化得本身從此拋却前事彼此相忘不亦可乎縷縷告諭反覆陳說蟒俯首靜伏有若聽聞之狀武人開戶而告曰任汝所之蟒即出下庭向水口門而去從鐵柱間而出更不知其所往焉

背負妖狐惜見放

李禬宰相之子也登第官位亦顯其父為平安監司禬少年時侍在營下監司無正室只有一妾在內時值出巡營中皆空營衙後園墻外有亭舍號稱山亭開一小門以通衙內禬率一通引小童獨處于山亭讀書做業一日讀至夜深小童適出未還忽有開門入者視之乃一少娥而衣服鮮明姿容姸妙詳其面目曾未所見妓生中無比人矣便即生疑默觀其所為娥入坐于房中一隅而無言試問其何許人則微笑不對呼使近前即起來坐膝前乃握其手撫其背陽示愛憐之狀娥亦喜而笑心中明知其妖邪非魔則狐而無可制之道良久報捉其身置諸背上堅負走出從後園門入中衙廳上急呼廳母及奴名時夜已深人皆熟寐未即應對而出背上之娥以口噬禬項後甚猛始知其為狐而項痛難忍不得不少緩其手狐即脫下于地仍忽不見禬每恨其无人出接以致放手見失焉

泰仁路鏑射獰僧

忠清監營審藥金慶震為余言崇禎庚辰年間行到泰仁縣大角橋川邊見士子一行率奴四五被打重傷枕藉於川邊恠而問之荅道吾輩中火於路傍有一僧過去偃蹇不拜一奴叱之其僧以其拄杖亂打其奴四五人不能抵當皆被打傷便不能起仍叱其士人曰汝奴空然辱吾而汝不能禁當被吾杖仍打數次即委頓不起云望見其僧行數里許矣俄有一武人年如四十許容貌瘦弱似無勇力騎瘦馬一兒奴背負笠帽家上揷弓子及矢三四箇行到川邊問士人奴主傷卧之故對之如右武人即奮然曰此僧恃其勇力屢傷人物吾每欲除之而未得相逢今幸巧遇可以雪憤矣仍下馬更結馬帶持弓拔出一矢木鏑其大如拳走馬追去行及其僧背後僧回顧之際即彎弓發矢中其胣沒其鏑下馬拔刀穿僧兩掌心以繩貫之繫于馬後回及士人卧處授之曰君可甘心吾則去矣士人拜謝問其姓名居住荅曰

家在高敞不言姓名而去見其僧形貌壯碩無比而破胥貫掌不能言士人與奴扶傷而起以鑣齎而支解之○

○露梁津鐙打勢奴

黄釗遠伯言弱冠時自江外赴京到露梁岸有一士人下馬而立以手招之曰盍來觀此遠伯即促馬而進見一駕轎下在地上半已破碎聞其中婦人悲泣又有十二三歲童子立于橋後而泣奴馬則不在矣士人言此婦人之行到此有福昌君宮奴十餘人騎馬掠轎而過執鞚奴呵之宮奴因此發怒十餘人共下馬先曳下轎子辱之曰吾輩當奸此女打破其轎子仍敺打其奴及馬風靡而走不知去向十餘人皆即上馬而去云士人仍以手指示曰前去此輩是也遠伯聞而駭惋亦未如之何俄有一武人追到年可三十餘不甚壯健見碎轎毋子呼泣聞知其事狀奮然曰吾當為之雪憤即下馬更結其馬之腹帶解下其邊一鐙子以鐙皮纏于手腕而藏袖中以帶子代結為鐙子顧謂轎後童子曰汝行令不可復進

須招呼奴馬還歸京城可也便上馬躞蹀而行追及宮
奴自後以鐙子擊其肩翩然隨墜地次第擊十二肩無
不應手而墮有若秋風落葉既墮之後不能復動狀
同僵尸武人仍下馬數之曰汝以奴隷鼓恃豪勢凌辱
士族婦人毆打奴馬使不得行汝罪不已重乎此十二漢
豈皆宮奴ゝゝ必不過數人而他人附從同惡也宮奴首倡
者自首明告則吾當活之否則盡殺之其漢齊聲曰
宮奴果是四人而首倡作惡皆出宮奴云武人曰其罪雖
重殺則太過止於不殺而已即手以鐙子擊四奴腰臀之
間各二次曰汝輩雖不死終成病人可以懲勵矣仍從
容懸鐙上馬躞蹀而去其四漢則殆死餘亦終不能起
婦人之行收呼奴馬還向京城其武人未得姓名可恨

○北關倅劍擊臭眚

昔年咸鏡北邊之一邑有臭眚之怪邑倅到官十餘日輒
死連至五六人ゝ皆厭避除名雖下百計圖免無肯赴
者一武人從宦勢孤遂除是邑素有膽勇膂力絶人

自為縱有鬼魔人豈有盡死之理吾試往觀之乃即辭朝赴任既到官獨壽東軒只以一長劒不離身自初日便聞腥腐之臭隨風微發逐日漸加至五六日後有若霧氣浮聚而至臭從霧氣中来霧氣日增臭不忍堪過旬後例是邑倅當死之期官屬通引及唱等并皆走无一侍者武倅自初置酒缸於坐側日〻取醉以自耐遣及是日益復泥醉而坐至夜有一物来入于東軒大門之内霧氣凝聚而成形其大幾四五把其長殆數丈未見其軀體頭面手足之狀只見其上邊有兩眼烱〻甚明倅奮起下庭突前大吼以劒盡力擊之其聲裏如霆打霧氣即消散無一點餘氣臭亦隨而快収倅乃擲劒于地醉倒不起明朝官屬等謂其倅已死將欲収斂而来見其倒卧庭内咸曰前日邑倅之喪皆在軒上今何以在于庭下此亦怪事也數人進前扶執欲収則倅乃起坐張目叱之衆皆大驚退伏震慄臭告之患自是永絶焉

海島中拾二斛珠

逢一島風自島發吹船
將覆沒柁工言舡中必
則必危使臣使投諸物
必有欲得之人而然使臣

注意

高等法院

宋　柒

復使所齎象官褊裨中試下一人于島中以觀之至
數十人無驗者還入于船至象官才下于島風勢
即止波浪恬然使臣及一行諸人皆曰此雖矜憐無
可奈何乃多贈粮米且與鼎器刀斧等物盡出槖
所持衣服行裝以付之相與訣多有流涕者使臣遂
別發舡而去島本空島既無人居亦無雜獸竹樹
茂盛象官乃斫取樹枝依崖造一架家刈草蓋覆
以處焉夜臥聞有聲颼颼自海中向島而來隱
身而窺之即一巨蟒其大如屋其長幾數十丈上島
高頂而去良久又復自島還入海中其聲颼颼甚
壯每夜必來无日不然且其往返之路恰是一處

不少移易象官乃取弁篁削成尖利巨釘數百箇竪插于其路中上下密々相比以待之颶々之聲又作見巨蟒自海中從前路而來既上島只數十丈而止不復遠去仍伏而不動明日往視之蟒盡力行過竹釘之間胸腹皆被破裂而死居數日為炎陽所曝蟒肉盡腐臭滿一島即以木斥造兜盛腐肉盡棄海中見其下有大小明珠不知其數多至二斛乃刈蘆草為空而。石以盛之又取海邊石子圓白可愛者覆置珠上以掩蔵之累月後使臣船行回到此島見象官無恙留存象皆驚喜招呼迎入舡中象官以其二石移載象問是何物象官曰吾絶愛海邊細石手自拾取者也吾行橐只此願勿棄許載象以其不死為喜莫不肎諾而許之無人知其為珠也象官乃得載還于家出其珠或賣于中國或賣于倭館多是至寶獲價無筭遂為國中之巨富焉○

○婦説古談

海島中拾二解珠

昔有水路朝天使臣船到海中逢一島風自島發吹船周回波濤乱湧舡不得行恐將覆没柁工言舡中必有水神欲得之物投則可免否則必危使臣使投諸物以試之風猶依舊柁工又言此必有欲得之人而然使臣復使所率象官褊裨中試下一人于島中以觀之至數十人無驗者還入于船至象官才下于島風勢即止波浪恬然使臣及一行諸人皆曰此雖矜憐無可奈何乃多贈粮米且與鼎器刀斧等物盡出槖所持衣服行装以付之相與訣多有流涕者使臣遂別發舡而去島本空島既無人居亦無雜獸竹樹茂盛象官乃斫取樹枝依崖造一架家刈草盖覆以處焉夜臥聞有聲颼颼自海中向島而来隠身而窺覘之即一巨蟒其大如屋其長幾數十丈上島高頂而去良久又復自島還入海中其聲颼颼甚壮每夜必来无日不然且其往返之路恰是一處

不少移易象官乃取弁篁削成尖利巨釘數百箇堅揷
于其路中上下密〻相比以待之颸〻之聲又作見巨蟒
自海中從前蹈而來既上島只數十丈而已不復遠去
仍伏而不動明日徃視之蟒盡力行過竹釘之間胸
腹皆被破裂而死居數日為炎陽所曝蟒肉盡腐
臭滿一島即以木尼造兕盛腐肉盡棄海中見其
下有大小明珠不知其數多至二斛乃刈蘆草為空
而石以盛之又取海邊石子圓白可愛者覆蓋珠上以
掩蔵之累月後使臣船行回到此島見象官無恙留
存象皆驚喜招呼迎入舡中象官以其二石移載
象問是何物象官曰吾絶愛海邊細石手自拾取
者也吾行槖只此願勿棄許載象以其不死為喜
莫不肯説而許之無人知其為珠也象官乃得載
還于家出其珠或賣于中國或賣于倭舘多是
至寶獲價無筭遂為國中之巨富焉

婦説古談

注意

アラビアニ産油地帯ノ一部アリト

加筆ト

高等法院

不少移易象官乃取升篁削成尖利巨釘數百箇堅挿于其路中上下密〻相比以待之颼〻之聲又作見巨蟒自海中從前踣而來既上島只數十丈而止不復遠去仍伏而不動明日徃視之蟒盡力行過竹釘之間胸腹皆被破裂衣而死居數日為矣陽所曝蟒肉盡腐臭滿一島即以木瓦造罷盛腐肉盡棄海中見其下有大小明珠不知其數多至二斛乃刈蘆草為空而石以盛之又取海邊石子圓白可愛者覆蓋珠上以掩蔵之累月後使臣船行回到此島見象官無恙留存象皆驚喜招呼迎入舡中象官以其二石移載象問是何物象官曰吾絶愛海邊細石手自拾取者也吾行橐只此願勿棄許載象以其不死為喜莫不肯諾而許之無人知其為珠也象官乃得載還于家出其珠或賣于中國或賣于倭館多是至寶獲價無筭遂為國中之巨富焉

婦説古談

一老嫗之子娶新婦嫗一日令其婦說古談婦曰近年
事亦為古談乎嫗曰然婦曰吾在家時出汲於井隣家
金總角牽我入麻田舉我兩股起伏數次自不覺兩目
漸細肢節若解此可謂古談耶嫗作色曰然則汝身不
潔亟去毋留婦臨行過所善里母語以己事而謝之里
母曰汝安坐吾有以語汝者矣汝姑不能正己安能正汝
汝姑曾與北庵僧私之及其事覺也背大鼓戴負
礳箭貫耳回示於里中此村老少無不備知矣婦聞
語大喜還入姑家姑曰吾旣出汝汝何復來婦曰吾於
一處畧有所聞尊姑之行亦未善於我矣因細陳之
嫗驚曰此言從何得聞傳者過也吾所負鼓方鼓也
非大鼓也所戴礳手礳也非負礳也若其貫耳箭乃
軍門之兒也村家安能得之但以蓬矢揷耳汝自今
勿復雜談安意留住○

○令奴推齒

士人崔生其父為咸興通判也生隨眄一妓盡惑及父

適敀生與妓將別妓摻袖飲泣曰一別之後會面難再預得郎君切身之物以備不忘之資生即拔一齒與之行至中途抹馬路傍樹陰下方戀妓抆淚俄有一步漢至其廚揮淚而泣又一步漢隨至亦垂淚生心怪之問曰爾輩緣何泣耶一漢進曰小的即京宰家奴也曾眄咸興妓眤愛已久妓為通判之子所寵而為有舊情乘間相從方伯之子令又納之牢閉不出望斷而敀是以泣耳一漢曰小的本以京商眛年往北關聞一妓有色衙童方畜之小的啗之以貨偷隙輒通兩情交密今則衙童緩已還京小的自擬繼心甘樂不料方伯之子又嬖之深鎖營中無緣更覿心傷如割今見尊公之抆淚又見彼人之揮淚自然悲感不覺淚下生曰妓名為誰兩人遂即並告之乃生所眄妓也生愕然自失曰痛哉〻〻賊物不足關念即命蒼頭往推其齒妓拍掌大笑曰癡騃子屠门戒殺娼家責禮非愚則妄也遂出擲一布帒於庭曰爾主之齒吾何能辨汝可擇去蒼頭就視之齒滿

帒中可三四斗許蒼頭笑而退

○添字誤下

有鄉村老書生教授生徒隣兒有受業者文才不敏其師每護其短值兒父初度親知咸集其師欲誇張兒才預囑曰今日賓客盛會必令汝試製汝難應卒化吾所教以應之汝得文名吾亦生色吾當使汝賦家櫪上白馬宜以此寫進即以五言絕句曰白馬白於雪四足如踏鐵臀上着一鞭萬里行飈疾既會賓客果索詩於兒其師曰當以彼馬為題兒将寫呈有一客曰宜以七言賦之其師悶兒拙難掩如廁目兒出曰七言猝難就更添二字於前詩句上則自成七言白馬上宜加家君二字其下三句汝可隨意添補兒唯唯而入初句上添家君二字下三句上不得可下語亦皆以家君二字添之遂成七言曰家君白馬白於雪家君四足如踏鐵家君臀上着一鞭家君萬里行飈疾一座見之大駭其師面如土色

廣漢樓靈巫惑倅

宋公象仁性剛正平生嫉惡巫覡假托鬼神見欺誣民間稱以禱祝長作淫祀費人財力不知其幾而祟則皆虛罔也每曰安得盡除此輩使世間更無巫耶及為南原府使下令曰吾邑中若有以巫名為現露則即當杖殺不遺一人遍告令境內咸使聞知巫覡等聞令震懼一時奔避盡移于他邑宋公意謂吾邑更無一介巫矣一日登廣漢樓望見有一女人騎馬載金而去明是巫女行色即發使令捉致前庭問曰汝是巫女乎對曰然又問曰汝不聞官家下令乎曰已聞矣曰汝不畏死乎何以在吾境內耶巫拜告曰小人有亦白之言願加照察巫有真假假巫則雖殺之可也真巫豈可殺之乎官家下令嚴禁者皆謂假巫非真巫也小人是真巫而知官家之不殺故安居不徙耳公曰安知汝之果是真巫耶巫曰願一試之如不驗則請死公曰問汝能致鬼神乎曰能時公平生親友死未久矣公曰吾有死友即京中某官某

也汝能致其鬼神乎曰不難當為公致之然必有數兕餅一壺酒乃可致也公以為殺人事重且從其言以驗真假而壽之即命備給巫又曰願得公一衣以請神非此神不降矣公命與舊着衣一領巫設一席於庭中以一盤陳其酒肴身被所與之衣向空振鈴多作恠語以請神來俄而巫言曰吾來矣吾來矣向空先語其幽明訣別之悲仍叙說一生交驩之情自騎竹游戲聯榻做業至科場赴舉仕宦登朝莫不共其行止同其出處心肝相照膠漆不離之狀歷歷開陳皆是宗蹟毫髮不爽而其中又有公與是友獨知而他人莫知之事亦能吐出公聞之不覺滂泗交流悲不自勝曰吾友精魄果來矣無可疑者仍命更進佳肴美酒以享之良久告辭相別而去公歎曰吾每以巫覡真敀奸偽今乃始知巫有真矣仍厚賞其巫而收還禁巫之令自是言議不復深斥巫覡矣

○送使臣宰空廟基

宣廟壬辰倭亂天朝大發兵東來討平之天將言于

宣廟以為討倭勝捷多賴關王神助之力竟成大功東國不可無追報之典請立廟祀之　宣廟從之漢陽城外遂建東南二廟以祀焉當其建廟也南廟未能定基或遠或近羣議不一莫能有定時白沙李相公恒福方主廟議一日在家有一武士到門請見遂入見之儀形壯偉有異常人請屏左右對語從頌而辭去相公一親客適在座屏迴于外武士去後復入則相公頗有嗟異之色客訝而問之相公不語良久乃曰誠有一異事俄者來見之武士即關王使者也以城南廟基之未定親送其幕下一將士于我指教一處使之牢定無小易移余答以敬奉盛教不勝悚感謹當奉行何敢有改使者曰此非一時暫祀乃歷世奉祀之廟而安昊失地則神意不安故親教如是耳再三丁寧申囑而去公豈不異哉客聞之亦甚驚悚仍復戒客切勿傳說相公遂力主之一依神教之地建立庙宇即今南關王廟是也

注意

高等法院

窺梵見一人蚕眉鳳眼須威風凛然横大釼騎壽亭侯関雲長也有緊急事来見汝矣仍使士人手開其手掌以墨筆着花押謂曰汝渡江勿入京小留津頭以待則當有細縄三丁裏籠滿載七駄向渡江。京者汝招集其人示以手掌之押其人當有所自處然後汝留積其籠愼勿開見即告于朝家趂速焚之此乃大事毋少違誤也士人瀛然而悟寒慄遍身驚汗浹背即視其手花押宛然在掌墨痕淋漓未乾心甚恠訝一依夢中所教往待津頭少頃果有三丁裏籠七駄自南北渡一衣冠随其後既渡士人呼謂駄籠人曰有一可言之事請暫聚于一處其人等亦相驚訝即自来聚士人展手示之曰此是何物請共観之花押纔觸目其衣冠者先以左手脱捧其冠急走投江其從者八九人

亦相継急〻投江一瞬并死士人呼津丁謂曰之此籠中之
物乃禍祟也吾將入告朝廷処之汝等固守以待且戒
以勿開即馳入城告于兵曹細陳変状兵曹即送
一郎監載而至從士人言積柴焚之火熾籠折皆
是木偶馬兵寸許者撐蒲十四籠矣士人兵郎及見
者莫不心驚而舌吐良久尽為灰燼始知妖術之士
將以幻法作拏于都城載運木偶兵馬而時朝廷
初建関王廟東南二處而行享祀故関王之神為
邦家陰佑也○

○刀代珠扇為正室

韓明澮乃 世祖朝一等功臣也寵眷極隆朝臣無出其
右韓自恃勳勢擅作威福蓋世風靡雖廟堂臺
閣無敢有一言于於上者其出為關西伯也恣行不
法少失其意輒施刑戮殺人如麻一道震慄若逢豺
虎一日聞宣川座首有壽女姿容絶代招致座首于
巡營面教曰汝有女甚佳吾欲取以為妾將於巡到

○見夢士人除妖賊

有一士人渡漢江於船上忽然假寐夢見一人蚕眉鳳眼面如重棗身長八尺綠袍長鬚威風凛然橫大鈎騎赤兎而來謂士人曰我卽漢壽亭侯關雲長也有緊急事來見汝矣仍使士人平開其手掌以墨筆着花押謂曰汝渡江勿入京小留津頭以待則當有細繩三丁裹籠箱載七駄向渡江。京者汝招集其人示以手掌之押其人當有所自處然後汝留積其籠愼勿開見卽告于朝家趂速焚之此乃大事毋少違誤也士人遽然而悟寒慄遍身驚訝汗浹背卽視其手花押宛然在掌墨痕淋漓未乾心甚怪訝一依夢中所教佇待津頭少頃果有三丁裹籠七駄自南北渡一衣冠隨其後旣渡士人呼謂駄籠人曰有一可言之事請暫聚于一處其人等亦相驚訝卽自來聚士人展手示之曰此是何物請共觀之花押纔觸目其衣冠者先以左手脫捧其冠急走投江其從者八九人

亦相繼急〻投江一瞬并死士人呼津丁謂曰之此籠中之物乃禍祟也吾將入告朝廷処之汝等固守以待且戒以勿開即馳入城告于兵曹細陳变状兵曹即送一郎監載而至從士人言積柴焚之大熾籠拆皆是木偶馬兵寸許者撑滿十四籠矣士人兵郎及見者莫不心驚而舌吐良久尽為灰燼始知妖術之士將以幻法作孥于都城載運木偶兵馬而睥朝廷初建関王廟東南二處而行享祀故関王之神為邦家陰佑也○

○刀代珠扇為正室

韓明澮乃 世祖朝一等功臣也寵眷極隆朝臣無出其右韓自恃勲勢擅作威福壓世風靡雖廟堂臺閣無敢有一言于於 上者其出為關西伯也恣行不法少失其意輒施刑戮殺人如麻一道震慄若逢豺虎一日聞宣川座首有處女姿容絶代招致座首于巡營面教曰汝有女甚佳吾欲取以為妾將於巡到

注意

関羽ノ霊魂

高等法院

亦相繼急〻投江一瞬并死士人呼津丁謂曰之此籠中之物乃禍祟也吾將入告朝廷処之汝等固守以待且戒以勿開即馳入城告于兵曹細陳變状兵曹郎送一郎監載而至從士人言積柴焚之火熾籠折皆是木偶馬兵寸許者撑滿十四籠矣士人兵郎及見者莫不心驚而舌吐良久尽為厭烬始知妖術之士將以幻法作拏于都城載運木偶兵馬而時朝廷初建関王廟東南二廟而行享祀故関王之神為邦家陰佑也

刀代珠扇為正室

韓明澮乃 世祖朝一等功臣也寵眷極隆朝臣無出其右韓自恃勳勢擅作威福柔世風靡雖廟堂臺閣無敢有一言于於 上者其出為關西伯也恣行不法少失其意輒施刑戮殺人如麻一道震慄差逢尉帰一日聞宣川座首有壽女姿容絕代招致座首于巡營面教曰汝有女甚佳吾欲取以為妾將於巡到

之日親到汝家取之頃預知而待之座首惶悚對曰賤女
醜陋所謂甚佳之說傳者誤也然尊命既下敢不依
教奉行乎仍拜辭還家愁色滿顏心甚不樂其
女問曰巡使之招果因何事而父親之面帶愁色是何故耶
願得聞之甚父恐貽女憂初不肯言其女固問之乃曰吾
因汝逢此患難矣始陳監司娶妾之說曰吾若不從
則吾必見殺故不得不從而以士夫之女為人之妾豈不
寃痛乎女聞而笑曰大人何其不思之甚也大丈夫豈
可以一女子易其身命乎此不過棄一女子耳棄一女
而安保與為一女而就死事之輕重昭然明白願大人
置此女於度外勿復一毫介意盡去愁恨晏然平
心如何女子之遭此莫非命也祗當順受自安少無愁
恨之懷矣女意如此大人亦從女意而處之千萬伏望
父謂然曰今聞汝言我心少自釋矣自是舉家愁嘆
而女獨恬然無變動之色言笑自若處身如常匪
久監司巡到宣川招座首分付使以明日粧飾其女

而待之座首歸家將治婚具女言于父曰此雖妾婚交拜席同牢床一依妻婚之制而設之也父從之翌日監司到其家以騣笠平服入內廳見其女出迎而立于前以兩手執霜刃刀子代眞珠扇遮面而恣容則果是絶色監司驚問執刀之由女使首母傳語以對曰小女雖鄉谷寒微猶不失兩班之稱使道雖宰相尊重今乃以娶妾爲名不亦寃乎使道若以正室依禮娶之則當終身事之若欲以妾娶之則卽將自刎而死所以執刀者此也女之死生在於使道之一言願聞下教而決之監司素不遵禮而恣行非法者及見姿容大悅驚惑遂答曰女意如此吾當以正室娶之女曰若然則幸望出外具婚書納采奠鴈等儀節正冠帶入內行交拜同牢之禮何如監司卽從之一依其言備行婚禮而娶之非但容色之秀美且其資品之賢淑世所罕有幸啟其家絶加愛重初旣有妻及姬妾而皆被疎外只與此女晝夜同處爲見夫之所行有非義不正者則女必婉辭以諫止夫皆從之人亦以此多之稱爲哲

婦矣女以正室夫人自居而初妻以妾處之一家諸族亦皆不
服其為正室 世廟微行數臨韓第韓輒進酒饌使其
女出拜捧杯以獻即此女也 世廟每以嫂呼之一日
世廟又幸臨進酒歡樂女下庭伏地上詰問嫂何故如此
女細陳其夫强娶之狀仍泣訴曰臣雖外方寒族名亦兩
班臣夫既具婚禮娶為正室則不當敀之於妾而第國
無有妻娶妻之法故人皆名之以妾豈不至寃乎伏乞
聖明俯燭而處決之累拜陳懇 上聞之笑曰此乃當然之
事嫂何至於伏地哀訴乎予當決斷以許須速上來即以
御筆親題文字許令為正室其子孫皆許清宦重爵
勿有所拘仍着御押踏御寶以賜之從此遂為正妻
與初妻一體封夫人人莫敢議其子登第亦直通清顯
無少碍焉

○獨守空齋擢上第

世宗朝泮宮居齋生進諸儒遇清明佳節花柳方盛
乃相率出游於泮北遠外川邊辦持酒肴歡會終夕遂

致齋室盡空一鄉校人品踈拙爲衆所不取意謂不可無一人獨自留齋而不赴川游 世廟是日適命送內隸一人潛往泮宮察見儒生幾人守齋則回告諸儒生盡出遊遠外川邊游樂獨有一鄉儒守齋矣上卽賜命招以巾服入對下問花時游會川上衆所同樂爾何獨不赴也對曰臣亦非不知樂事而聖廟不可闕直故不得不獨留耳 上爲之嘉奬仍教曰汝能作詩乎對曰粗解綴句矣 上曰予有一句曰雨後山如沐汝能作對句乎卽對曰風前草似酣上大加稱賞乃命特賜及第卽須紅牌及戴花依謁聖科例以蝶頭青花備給鞍馬天童使導倡夫且賜樂工並令促具使之先往于泮校川过所會誇示之泮校諸人遙聞倡夫唱聲及馬前樂響共相疑怪忽見新來頭戴御賜花前導一雙天童而至乃守齋鄉校也問知其召對賜第莫不大驚顛倒相與散走故齋盖守僕泮隸齋直等沒數盡赴於川會只

有齋直中稚芳數童而留齋雖見齋伎赴召命而不
解奔告於諸伎故以致覿其戴花來到川上而後知之
也伎既擢第多蒙恩春遂至顯達焉

注意

別本書印版沈之
聽妓傳惜子言一篇トアルト補想
相同し

高等法院

樓觀之勝綺羅管絃之盛
子徃〻有一唉笛三年者
玉簫仙者年才十二艷
姿絶世竒多吹弄笛二十才女加有才識頴悟能解
詩史第一香名已振閙西矣時按使有一兒郎年十
二眉眼如画幼通経史藻思敏捷操筆成章世以
竒童許之按使無他子女只有此兒而才又抜萃
鍾愛特至適值懸弧之日與賔僚置酒於秋花臺
大張妓樂酒酣歡甚乃命兒郎起舞呼首妓擇於
童妓中一人使之對舞以為喜笑資象妓及営中上
下以紫鸞芳姿妙藝可敵兒郎又其年歯適
與同庚遂使應命一雙妙舞蹁〻如弱柳翻〻

若輕燕座上見者莫不賛歎稱其竒絶按使大悦招紫
鸞坐床頭饋以肴饌復以錦綺厚賞仍命以紫鸞
永定兒郎陪妓以供進茶磨墨之役自後不離左右
與同游戲及數年後男女年長遂相親昵兩情俱惑
綢繆纏綿不啻若鄭生之於李娃張郎之於鶯鶯也
按使秩滿朝廷以其有恵政復令仍任六年而始解
臨歸按使與夫人深憂其子之難離於紫鸞欲其棄
去則慮其子相思而致疾也欲其率去則其子尚未
聘娶恐其有妨於名行取舍兩難不能自斷乃曰
此即當問於渠而决之召其子謂曰男女之好父不
能得之於子吾不能禁制焉汝與紫鸞情愛既
篤似將難離汝既未娶今若率育則恐有妨於
婚姻而但念男子一妾世所多有汝若眷戀不能忘
雖有些少所害有不暇顧當以汝意决之汝其勿隠
畢陳也生即對曰大人豈以子為難離一小妓而或有
相思致傷者乎子雖以一時眼界無華有所眄睞

有齋直中稚考數童而留齋雖見齋伎赴召命而不
觧奔告於諸伎故以致覩其戴花來到川上而後知之
也伎既擢第多蒙恩春遂至顯達焉◎

○掃雲因窺玉簫仙

成宗朝有一名宰出按關西江山樓觀之勝綺羅管絃之盛甲于八方風流豪士宦遊才子往〻有一咲留三年者妓籍中有少娥名紫鸞号玉簫仙者年才十二艷姿絶世歌舞吹彈無不精妙加有才識頴悟能解詩史第一香名已振關西矣時按使有一兒郎年十二眉眼如画幼通經史藻思敏捷操筆成章世以奇童許之按使無他子女只有此兒而才又抜萃鍾愛特至適値懸弧之日與賓僚置酒於秋花臺大張妓樂酒酣歡甚乃命兒郎起舞呼首妓擇於童妓中一人使之對舞以為喜笑資衆妓及營中上下以紫鸞芳姿妙藝可敵兒郎又其年歲適與同庚遂使應命一雙妙舞翩〻如弱柳翩〻

若輕燕座上見者莫不賛歎稱其竒絶按使大悦招紫
鸞坐床頭饋以肴饌復以錦綺厚賚仍命以紫鸞
永定兒郎陪妓以供進茶磨墨之役自後不难左右
與同游戲及數年後男女年長遂相親昵兩情俱惑
綢繆纏綿不啻若鄭生之於李娃張郎之於鸞〻也
按使秩滿朝廷以其有惠政復令仍任六年而始解
臨啟按使與夫人深憂其子之難离於紫鸞欲其棄
去則慮其子相思而致疾也欲其率去則其子尚未
聘娶恐甚有妨於名行取舍兩難不能自斷乃曰
此即當問於渠而決之召其子謂曰男女之好父不
能得之於子吾不能禁制焉汝與紫鸞情愛既
篤似將難离汝既未娶今若率育則恐有妨於
婚姻而但念男子一妾世所多有汝若眷戀不能忘
雖有些少所害有不暇顧當以汝意決之汝其勿隱
畢陳也生即對曰大人豈以子為難离一小妓而或有
相思致傷者乎子雖以一時眼界緐華有所眄睞

注意

別本書印刷許可ニ
聽許條件ヲ第一第八ハ了ト構想
相同シ

高等法院

若輕燕座上見者莫不贊歎稱其奇絶按使大悦招紫鸞坐床頭饋以肴饌復以錦綺厚賞仍命以紫鸞永定兒郎陪妓以供進茶磨墨之役自後不離左右與同游戲及數年後男女年長遂相親昵兩情俱惑綢繆纏綿不啻若鄭生之於李娃張郎之於鶯鶯也按使秩滿朝廷以其有惠政復令仍任六年而始解臨啟按使與夫人深憂其子之難離於紫鸞欲其棄去則慮其子相思而致疾也欲其率去則其子尚未聘娶恐甚有妨於名行取舍兩難不能自斷乃曰此即當問於渠而決之召其子謂曰男女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吾不能禁制焉汝與紫鸞情愛既篤似將難離汝既未娶今若率育則恐有妨於婚姻而但念男子一妾世所多有汝若眷戀不能忘雖有些少所害有不暇顧當以汝意決之汝其勿隱畢陳也生即對曰大人豈以子為難離一小妓而或有相思致傷者乎子雖以一時眼界餘華有所眄睞

及今棄歸有若弊屣夫豈有眷々不忘之理乎幸大
人勿復慮也按使與夫人大喜曰我見真丈夫反其別也
鸞娘涕泣嗚咽有不忍見而生少無眷戀之色一營
上下莫不歎其俊異盖生與鸞爲五六年未嘗有一日
之分故不知世間離別境界而能作快活之語輕其別
矣及按使以大司憲還朝生隨歸京城漸覺有思
戀之情而不敢形諸言面時有監試之科其父命
生與朋友數人做業於山寺一日夜諸友皆寢而生
不能寐獨起彷徨於前庭時當寒冬雪月皎然
深山靜夜萬籟俱寂生望月懷人情緒悽悲思
欲一見不能自抑有若喪性發狂者然是夜々半
遂自寺庭直向平壤戴毛巾服藍紬衣穿草
帶步屧而行未及十餘里足腫不能行到村家以
草履換着藁鞋棄毛巾得弊氈笠过破者
盖其頭乞食於行旅尚多飢餓寄宿於逆旅徹
夜寒凍生以富家子生長於膏粱綺紈之中未

嘗出門庭數步地今乃猝然千里徒步蹣跚匍匐行不得前加以飢凍兼劇辛苦萬狀衣服懸鶉面貌瘦黑殆若鬼形間關寸進月餘始得抵平壤直到妓家鸞則不在獨其母在耳見生不能識生前自陳叙曰吾即前使道兒郎也以不能忘汝女千里徒步而來汝女何往而不在耶其母聞而不悅曰吾女為新使道子所寵愛晝夜同處於山亭不許蹔出未歸家今已數月郎君雖遠來相見無路誠可恨也云而漠然無延接之意生自念為鸞而來鸞既不可得見其母之厭薄又如此無處寄托進退維谷政爾躊躇之際忽然記得其父在營時本府下吏某者曾犯重罪將至於死而情有可恕生慫慂定省之暇周旋救解其父從生言而活之生念吾於此吏有再生之恩吾若往見渠豈不有數日之款乎遂自妓家轉訪吏家而投之則吏亦初不能識生言其名而告之則吏大驚拜迎陞掃正堂而處之豊

潔其飭而進之留任數日生與吏謀見鸞之策吏良久曰今欲從容相接誠無其路若圖一者遠見其面則小吏願獻一策郎君果能肯從否生叩問之吏曰今者雪後營中掃雪之役例以城內坊民分差而小吏適當此任令郎君若雜於役夫之中擁篲掃雪於山亭則鸞妓方在山亭上廡可見其面不然更無他道生從其言早朝與衆役夫入山亭携篲掃雪則巡使之子方開窓倚坐而鸞則在房不得見矣他夫役皆丁壯健於掃雪生獨用篲狙蹬不及於他人巡使子見而笑之仍呼鸞使觀之鸞自房應命而出立于前軒生捲其氊笠前邊而仰見之鸞熟視良久即還入房中而閉其門從此不復出生遂撫然帳帳而歸于吏舍鸞素明慧一見知其為生也默坐而垂淚巡使之子怪而問之鸞初靳而不言再三善問始乃曰奴賤人郎君誤加寵愛夜共錦衾晝同綺饌不許奴暫時還家今已數月矣於奴

榮幸極矣奴豈復有一毫怨尤之心哉第奴家貧母又老每當父亡之日奴在家乞貸營辦備得數器以祭而今旣牢鎖此中明日適是父忌老母獨在想應闕奠一器餅故忽然念此自爾悲泣夫豈有他故哉巡使之子盡惑己久聞鶱之言信而不疑惻然傷之曰審若此何不早言卽具祭需與鶱使之行祭於家中而來鶱顛倒還家謂其母曰吾知前使道之子某郎君來矣意謂必在吾家今不在焉未知何往母曰某郎君果爲見汝徒步而來某日到家而汝旣在營無由相會吾以此語之郎曰自去耳吾不知其何往鶱呼泣而責其母曰此非人理所可忍爲而母何以忍爲耶吾與此郎君年旣同庚而十二歲當壽宴獻舞之日一營上下皆以吾爲對雖曰由人而實是天作之配此吾之不可背者一也自是以來未嘗一日離其左右以至於長成仍以有私相愛之情相得之樂求之古今絶無倫比郎雖有忘於妾〻抵死而

難忘焉此吾之不可背者二也前使道以吾謂爲愛子之婦不爲賤微而有間焉撫恤之深賜賚之厚恩德如天世所罕有此吾之不可背者三也箕城地當孔道搢紳貴游往來如織吾見人多矣氣像之英秀才華之敏贍未有如此郎君者吾素有緣 托從之意此吾之不可背者四也郎君雖棄吾吾不可負而吾無狀不能以死自守爲勢威所劫制今復獻媚於新人郎君何有於無行之一賤物而不遠千里徒步而來此吾之不可背者五也非徒此也郎君何等貴人而爲一賤娼顚倒狼狽而至則在我之道何忍恝視吾雖不在母氏獨不思前日眷恤之情贈遺之恩而不進一器飯以留之耶此非人理所忍爲而吾母忍爲之吾安得不自痛心耶嗚呼泣良久仍靜爾思之曰此城中郎君無可住之處必在某吏之家郎走往吏家郎果在矣相扶嗚泣而已更不能交一語仍要還其家盛備酒肴以進逮夜舊謂生曰明日復難相見將若之何兩人

遂密議定為逃計鷰出其衣笥錦繡衣裳又出
若干金珠釵佩等輕寶裹以二袱夜深乘其睡熟
兩相負戴潛相逃去轉入陽德孟山深峽之中寄
托於村氓之家初為其傭賃生不能鄙事鷰工
於織紝針線以糊其口積久仍結數間茅舍村中
以居鷰勤於女工晝夜不懈且時賣所貴衣裳釵
佩以供喫着能使不致絕乏鷰又能善處隣里
俱得其歡心四隣之人見其新寓貧窮莫不憐而
賙救遂得安巢為生之諸友初與共接山寺者朝
起不見生家大駭與山僧窮搜四山終不得遂報于其
家家震驚多發奴僕遍覓於近寺數十里累日
竟絕影響皆言若非為妖狐所迷而死則必為猛
虎所噉食乃發喪招魂而虛葬為巡使之子既失鷰
使府尹因其母及族屬而求之閱月不得而止鷰
與生已得奠居乃謂生曰君以宰相家獨子惑於
一娼妓棄父母逃竄於窮裔山谷之間其存其沒

家莫聞知不孝大矣行檢掃地今不可終老於此又不可抗顏故家君將何以自處乎生該然曰吾亦憂之因知所以為計耳齊鳥曰只有一策粗足盖覆舊累濯磨新效上可以復事乎親下可以自立於世君能行之否生問其策齊鳥曰惟有擢科揚名一路耳不待盡言而君可以喻矣生大喜曰娘之為我計可謂至矣顧安所得書而讀之齊鳥曰君勿憂妾當為君圖之自是齊鳥言于四隣不計價購書而窮山僻村久而不得一日忽有行商過去者持一卷書以賣村人為其塗壁欲買之齊鳥得之以示生乃東方近代表箋科製而細書成文毋大如手殆數千首生見之喜曰此一卷足矣齊鳥即買取付生生得此書讀誦不輟夜則明一燈而生讀書于左齊鳥繰絲于右分光做業生或小懈則齊鳥輒怒諭以勉之如是者三年生文才素高詞華驟長騈儷藻思輪囷滿腹下筆成章贍麗絕倫科製可以摘髭矣適聞國有謁聖大科齊鳥遂具粮辨

裝令生徒步上京入泮宮試　御駕親臨出表題矣生一揮而就思若湧泉卽自手寫呈納而出及出榜之際上命圻封於御座前生爲第一矣時生之父以吏判方入侍榻前　上招謂之曰此壯元似是卿之子而但其父職書以大司憲是何故也仍命以試紙示之生父見之離席俛泣而對曰此乃臣之子也三年前與友讀書于山寺一日夜忽然失之終莫能得意其必死於猛獸故處葬持服今已闋矣臣無他子女只有此一兒而才品頗俊秀意外見失悼傷之情至今如一日今見試紙果是渠之手筆也當失去之時臣職叨都憲故想應以此書之而寃未知渠三年住在何地今赴此試也　上聞而異之卽命召生引見於放榜之前生以儒生巾服入對是曰侍臣觀者莫不洒然變色　上親問其自山寺緣何出去三年留住何處等因生避席頓首曰臣無狀棄親逃竄得人罪倫願伏重罪　上曰君父之前不可有隱雖有過失吾不汝罪汝其

悉陳也生卽以前後事跡備細陳達左右諸臣聞者莫不傾耳聳聽 上深加歎異下教于生之父曰卿之子今旣悔過勤業策名立朝男子少年暫為女色所迷不足深尤盡赦前罪更責後效至於紫鸞能與之逃匿山中其事已奇而又能設策補過買書勸勉其志可嘉不可以官妓而賤之其令此子更勿娶妻陞鸞為正室所生之子並通清顯勿有所拘可也仍賜唱榜生之父御前得其子頭戴桂花馬前張樂故家闔門皆驚悲喜交極生之父母因 上命具轎輿迎鸞而歸盛設宴會配為正室其後生官至宰列夫妻偕老有子二人亦皆登科顯榮生家迎鸞於孟山之日生以杜元故直出六品拜兵曹佐郎鸞以佐郎室內乘轎上京至今孟山之人名其村為佐郎村云○

○智異山迷路逢真

中廟朝京城有一丐者容貌醜惡庸陋年差四

十許猶後髻肩掛一帒行乞於市晝則遍歷城中無處不到夜則托宿於人家門側而多在鍾樓近處街上傭奴無賴輩逐日相見仍以親熟與之同戲自稱姓蔣衆皆呼以蔣道令〻〻乃國俗士夫未娶之稱也時方士田禹治挾其異術頗驕傲於世而每於街路上逢蔣道令則輒滚鞍下馬趍進拜謁不敢仰視蔣不頷首問曰汝適日好况否田拱手唯〻其色甚畏時或拜謁蔣視之蔑如不顧而過去見者怪之問于田則曰東國即今有三仙人蔣道令上仙也其次鄭礦又其次尹世平世人皆不知而吾獨知之安得不敬而畏之耶人或為訝而以田之妖誕故亦不以信也城中有一蔭官人門臨路傍累見蔣行乞在路一日招見問之蔣答以本湖南士夫父母俱殁於癘疫既無兄弟且乏族黨孑然一身無所依賴流離丐乞仍以萍蓬到京百無一能目不識丁云蔭官人聞其為士夫而甚矜憐之饋以酒食而周以米粟自是每當家有

飲食必使人招而饋之累加存恤焉一日蔭官人出遇一死屍傳舁向光凞門者於馬上未及便回瞥然見之乃蔣道令也心甚惻然敀家歎曰世間薄命者何限而豈有如蔣道令者乎屈指計之蔣之来乞於鍾樓者十五霜矣竟作傳咨之屍誠可矜也伊後數十年蔭官人有事下往湖南地過智異山下忽然迷失道轉入山中日將向暮進退維谷見有細逕若樵路意其必有人家遙遙而行初只深邃而已漸覺山明水秀草木清佳愈入愈奇行數十里恍若别乾坤世界非復人間塵土境矣遥望一人衣青袍騎青驢張盖從數人而来其疾如飛蔭官人意謂大官之行而深山中安得有官行心窃疑惑欲引馬入林藪以避之未及迴屏忽已至矣其人於馬上揖問曰公别来安否蔭官人惝恍逡巡不能對其人笑曰吾居在此公其即賜過臨也卽回驢而先其疾又如飛倏忽

己不見矣蔭官人隨後而行俄到一處見大宮殿彌滿數里樓臺縹緲金碧照暎门有一衣冠者俟蔭官之人至迎拜引入經三四殿閣至一殿引之而上見一美丈夫衣冠甚偉左右侍姬數十人顏皆絕代青童者侍亦且十餘人帳御使令從官有若王者蔭官人恐惧趍進拜謁不敢仰視美丈夫揖笑謂曰君不識我手須諦視之蔭官人乃仰視即騎驢張蓋迎于路上之人而不曾相識伏而對曰昔者之拜不自省識今承下問莫知所對美丈夫曰我乃蔣道令也君何不識也蔭官人始仰首諦視之面目果蔣道令而風神秀朗英彩溢發非復昔之醜惡庸陋矣蔭官人大驚莫測其端俄蔣即命設宴以待之肴饌之珍異兇玩之瑰琦俱非人間所有十數少娥列奏音樂絲竹歌舞皆非人世所聞見象娥之美麗真所謂瑤姬玉女也蔣謂蔭官人曰東方有四大名山各有仙宮主之吾即主此山者也曩有微過暫謫塵間在謫之日君遇我厚吾不能忘君見吾之屍惻

然有悼念之情吾亦知之吾非死也乃謫限既滿屍解還仙也今知君行過此山吾欲報舊恩要與一見亦君有些宿緣故能得到此耳仍與酣讌盡歡而罷夜使寄宿於一別殿窓闥簾櫳皆以珊瑚水晶等奇寶爲之玲瓏瑩澈通明若晝骨冷魂清不能成寐矣明日又設一宴以餞之酒酣蔣謂之曰此非君久留之地今可歸矣仙凡路殊後會難期望君好自保重即命一侍者導其故路蔭官人拜而出門未久行即達於大路而此非初來入山之逕矣蔭官人頻揷竹木以表記之導路者到此辭故蔭官人於翌年更往訪之則重崖疊嶂草樹如織終莫能尋其蹊逕焉蔭官人顔貌轉少鬚髮不白年至九十餘無疾而終蔭官人嘗言追思蔣道令在世之日無他異事但容狀不少變裹著一藍縷垢穢之衣無所改易十五年如一日此可知其非凡人而肉眼不識云

鄭北窓遠見奴回

北窓先生鄭磏東方人也生而靈異凡書一覽皆誦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籌數方技象藝皆不學自通各臻奧妙洞曉儒道釋三道宗旨其論多有人所不及者能通鳥獸之音少時隨其父朝天入中原值蠻夷別種三四國人入貢北窓與之相遇於玉河閔一聞其語俱能作其語與其國人對語酬酢如響非但中國及我國人傍觀者大驚其國人對語者無不大驚此語詳載本集序文平生行跡極多異事而東國無好事者故即今傳於世者絶少此有一段異事而傳信無疑故聊錄于此北窓一日往見其異居姑母〻〻賜坐從容與言語次謂北窓曰我爲臧獲收貢送一奴於嶺南過期不至恐遭盜賊水火意外之患不勝憂念云北窓即曰吾爲姑母當望見其行遠近以告矣姑母笑曰汝其戲耶是何言也北窓即於座上引嶺南向而望之良久謂其姑母曰奴踰鳥嶺無夏憂矣但此奴方

被打於一兩班而此是自取無足恤者姑毋笑問其故答曰有士人方㸃心於嶺上路傍此奴騎馬直過其前兩不下士人發怒使其從奴捽下馬以藁鞋批其兩頰四五次矣姑毋疑其戲而北窓正容而言少無戲色姑毋頗訝之去後仍其日於壁上後其奴到家姑毋問踰嶺日時考諸壁上所記分毫不差復問踰嶺時有所悪於兩班事否奴驚怪悉陳被打曲折與北窓所言若合符契焉

尹世平遝哭妹表

尹世平者武宰相也世傳嘗朝天道遇異人傳其道韜晦不示於人常狶處一室雖妻子嚴不敢見人莫測其所爲而只見冬夜常挾冷鉄斤於兩腋良久更搜其鉄妻子見所挾之鉄烈如火煆時方士田禹治以妖術作拏於京中潛入人家見其美婦人則化作本夫以亂之人不勝其憤尹世平聞而欲除之禹治知之每隱避不見常謂人曰吾不過幻術彼即真

仙云一日禹治謂其妻曰今日尹世平當到此殺我吾欲變化而避之若來有問我者輒云出去切勿違誤也即覆一空甕於庭際搖身一變〻作小蟲入伏甕底日晚忽有一女人到門姿容絶世問田進士在否家人答以適出未還女人笑曰田進士與吾有情久矣今吾赴約幸即傳告田妾自內窺之大怒曰此漢有外遇而不使我知日間之言亦紿我也即以杵擊甕甕碎散之甕底小蟲見為女人即化為大蜂亂螫之其小蟲便出禹治本像而死蜂即飛空而去尹世平又嘗在家一日忽然慟哭渾舍驚問其故答云吾妹在湖南某邑即纔棄背是以哭之仍命家人速辦初喪諸具曰鄉家窮喪吾不備送無以斂也既辦具修書謂曰大門外有着蔽陽子者即令招入既入果一崑崙奴也拜伏庭前尹分付曰吾妹某家喪出湖南某邑吾欲寄書汝即傳致今日夕可得答書回報事甚緊急若過時則吾當治汝矣其漢對曰何敢少緩當如所命

乃授以簡封乞畢其漢纔出門仍忽不見是日未暮
其漢復到門呈荅書袁果出於是日其時需用俱
乏無以治袁書及此時且送歛具有差目覩可謂如
神云其漢旣呈荅書拜出門外又忽不見盖其袁
家去京師十餘日程而亭午修書未暮而回其
間不過數時云○

○要路院夜話記

戊午春余自固麻來綢軍行色自顧堪哂匹馬玄黃
駄任而騎牽童孱劣弊衣掩脛每投院底受侮見
輕不一而足午後發素沙未至要路院五里許而日
暮緣蹇蹄也窘鞭前進初昏到院余以為賓旅
已入幕舍幕舍不空將此单楚行裝不可以歸令
主人驅斥行人寧擇兩班所館乞與同宿則庶免相
拒而無詬辱之擧遂投入一幕蓬堂上有一兩班頹
然半卧見客至厲聲呼其僕曰爾等安在不禁

行人入來有兩蒼頭自研刀間應聲直出而余已跳下負擔一僕鞭我馬覗我奴叱曰爾目盲者也不見行次在堂耶一僕推我背勸之去曰行次已入雖兩班不得留矣余見推而出且行且語曰余不是奪汝入之家曰已昏黑我姑休此使我奴得他舍然後還出未為不可爾兩班在彼何至相厄如此未及出扉堂上客微笑曰止之余遂還入進至堂下將攝衣欲上而客猶臥不起客已設寢具曲肱其上席外有餘地可容人坐余乃陞堂而立若欲相拜者而客偃然猶不動余思之彼蓋京中華族衣冠鮮明人馬豪壯謂我鄉谷者流而不為之禮也其騃志驕氣可以折術之遂即前拜甚恭客倚枕點頭而已客曰尊在何處余意既欲誑彼不可直言即詭對曰忠清道洪州西面金谷里中客笑其詳曰我豈使尊誦戶籍單子耶蓋戶籍單子必詳其居住故云也余俯首對曰行次有問不可不詳也因請曰初欲得館舍出去日已夜屆暮又人滿此有空地行

次肯許坐此待曙耶客曰初云欲去今云欲留是二言也
余曰初云且止今云且出是則一言乎客笑曰尊亦兩班也兩
班與兩班同宿何為不可同宿同語足以破寂余曰然則
德分非輕遂呼奴語之曰馬牛入係粮米出給客笑曰
尊行牽牛來耶不言粮米則奴不知粮之為米耶余曰
行次京客也客曰尊何以知吾京客也余曰吾不是牽牛來
奴亦不是不知粮之為米而言馬必並言牛言粮必並言米
者鄉人之常談也鄉人聽之尋常而行次猶笑之此非京客
而誰也客笑曰君言亦復佳也因問曰尊有何事去何所
余又以鄉語對曰有小緣事上京來耳客笑曰緣底事
對曰族人有見侵之事謂我有知友於京中使之上
去周旋故往而回矣客曰不知人為誰某所幹能成
就否對曰俺曾上洛時主於兵曹前金承家金承乃
兵曹官員也其出入也雖步行戴紗帽衣紅冠帶謂
吾曰生員倘有事於京中後日復來必主吾家吾為
之斡旋云故今之往也往其家而請之所請幾諧而

價不足故未畢而返客曰價之已入者幾何將入者幾何
云耶曰前持步兵半同而去皆用之主人以為復得十
餘疋可畢云故今欲下去措得此數而更上去耳客
喟然太息拊髀而言曰君見欺於書吏也君所謂金承
乃書吏非官員也官人豈有步行者乎且其所戴非
紗帽乃所謂蠅頭所服非冠帶乃所謂團領也君陷於渠
之術中而空費價惜乎鄉人倒多如是也自是客甚鄙
吏哉不復稱尊而直以君呼之余曰然則書吏官
員固有異乎客曰甚矣君之鄉暗也君必深居谷中
而不一往來城府者也君所居金谷距州城幾里曰不知也
但聞曉發夕至云矣客曰君居之僻遠如此宜乎不知
書吏官員之別也君之州凡百姓所仰奉而敬畏之者
誰也曰書員衙前曰又有加於此者乎曰別監座首曰又
有加於此者乎曰無有客曰獨不知有牧使乎曰牧
使令監也令監我州之一王也豈可與衙前輩同日
語哉客曰君言是也君令監即京之官員也比之衙

前即彼之書吏余曰若是其懸殊乎然則吾所知者
金承亦非兩班也客笑曰今日然後乃知非兩班乎且君
知兩班所以稱乎曰不知也客曰仕路有東西兩班身之
履歷於兩班者謂之兩班彼金承未知東班耶抑西
班耶余曰俺鄉人不知承之稱乃書吏之號而徒見蠅
頭團領有似於紗帽冠帶故認為真兩班官員
而納交因自歎曰痛哉〻〻客曰何為極痛耶豈惜
步兵半同之空費耶曰非也雖費一同為族脫役夫
復何惜但昔日金承問吾字吾吾語之其後金承每
字吾〻亦字金承以今思之渠以常漢呼兩班之字
不亦濫乎不亦痛且憤乎不遇行次將見大辱
客笑曰行次之德不小客又問曰君之居鄉為何等
兩班乎曰俺亦上等兩班耳客曰君為上等兩班
則族人有見侵於軍役者何也余曰行次獨不聞
鄙語乎上監亦有袱裹春黨此豈足為累乎客笑
曰信君言蘭奢〻〻仍曰君之里中亦有他兩班乎

曰有曰誰也〻〻曰北隣倪座首居東里弁別監在客曰是亦上等兩班乎曰然其兩班與我無異而勢威權力非吾之所敢望也昔倪座首之微賤妻鋤菜子牧牛夏則荷鍤於水溝兩班而爭漑冬則挾布於場市字常漢而共飲勸農之來謁顧應之曰匆〻書貟之相拜低冠答之曰好〻浮沉里巷頗似尋常人矣一朝薦為別監未久轉至座首出則坐鄉廳而官吏羅拜於庭下入則對令監而通引列侍於階前〻日食糲飯而今日食供玉昔日徒步行而此時乘肥馬女妓侍寢僕徒守門喜給還上怒困刑枷客至嗄酒口渴呼茶平日比肩之平交睨眼之常漢莫不恭揖而禮之俯伏而畏之號令威風震動於一境苞苴賄賂絡繹於四隣豈非大丈夫事業乎一日倪以還上分給出在海倉俺欲得還上往見之飲我三盃酒仍嘖舌曰彩公之耽〻為執綱也客大笑撫掌曰是固上等兩班矣有頃奴進飯余曰擧松明大上之

客曰君爲上等兩班而行中不持燭乎余詭曰吾亦有燭昨夜已盡之矣盖見人豪奢蓄己困窶無而若有對客誇誕者固常人之態也客知我如是哂之良久呼其僕曰松明烟若明我行中燭僕乃炷蠟長臺青烟散入煌〻可好余久客方歸道布如衮出展行饌惟鮮焦醬菌蝦塊爛青魚半尾而已擧箸將下旁視客而爲忸怩狀客瞬暗徵哂曰上等兩班飯饌不好余若情見辭窮而不能飾者然反而自笑曰我是鄉客雖曰上等兩班豈敢與京中士大夫比哉飲食行具固難擬依況久客之餘哉客喜我吐實溫言解之曰誠若君言客中草〻寧有彼此食將訖而呼水曰取水來客曰吾教君以兩班喫飯之禮乎奴告進飯即曰獻之而不曰上之欲飲熟冷即呼曰進止而不曰持水來余曰行次之下教甚當鄉人質樸從當改是客又曰君入丈乎曰未也曰年幾何曰無一年之三十客曰未晩也明年入丈猶未失。小學爲之道然君以兩班何至今未娶耶余歎曰兩

班之故尚未入丈彼欲則我不和我肯則彼無意鄉之兩
班如我者小欲得如我者而好風不吹遂至於此客曰君勿
歎恨君之身短々未長君之顧板々無髯待其身之長顧
之髯則卿無入丈時耶客蓋譏我短小無髯也余曰
行次勿笑也人之言曰不孝之中無後為大三十未娶
豈非大可悶者耶客曰獨不和於俛座首𢆯別監之家乎豈
其家之無孱子耶余曰孱子則果有之矣客曰然則好何不
相婚余笑曰是所謂我肯而彼無意者也客曰是何言
耶君以上等兩班降和於渠家渠何敢乃尒吾着君形貌
端雅言語敏給雖在鄉谷必不虛老君之牧使見君則座
首別監擧而荷之吾為之指婚家娶羡妻余若不知
其言之戲而誠信而喜之者猝然答曰不亦樂乎豈行次
門中有阿呂氏乎客遽合口良久以文字自言曰無如騃
何々々為弄擧慱辱說乃曰我家無有吾自知有孱歸
而言之余曰彼雖許婚余不知行次所在何由相聞客
笑曰君不知行次所在行次自知君所居孱相通何

難吾當通彼家得喜報即專人委告于忠清道洪州西
面金谷里中余曰然則幸甚〻〻客曰君雖年長加冠未入
丈家則猶是都令也因稱我或曰老都令或曰君而識
之客於談餘獨吟不已或誦哀江南句或誦益州夫子
廟文或古賦古詩及東人詩句余曰行次所讀者何
書耶盖以誦為讀者亦鄉音也客笑曰此風月也仍
曰觀君之皃必不能操弓試釰豈學為儒業乎余不
辭讓而對曰信俺雖居鄉恥學武事儒業則未能而
文行則粗識第於中行學之甚難盖嘗反復於此
而口訛舌強至今未竟也客訝之曰文豈有中行余曰十
四行各取中行二字加畫而轉音者甚難移客大笑曰
此諺文也諺亦文文乎吾所問者眞書耳余曰俺之鄉
中知諺譯者鮮矣況知眞書乎能知眞書何患於家
貧又何患乎行身吾里中有某甲焉學千字居正為
書負致富面中之人欽以尊之某村有某乙焉誦史
畧綴句為校生免役面中之人稱以羨之亦有一村人

荷名紙出入塲中為先輩公事而所志議送飛筆以書
一面之人常賂其家雖首魚尾餞而及隣此則眞書之
利而非人人之所能及也我里有金戶首者學諺文為戶首
十餘年亦致饒足為男子者縱不能眞書學知諺譯亦
足以磨鍊結卜誦讀古談毋雄於一村中耳客曰然則
君之學反切將欲為戶首乎曰否戶首乃常漢所任
也吾則欲用於大同貢稅磨鍊時也客歎曰人才豈有
京鄉京之士無一人不知眞書而鄉之人不足於諺文者習
俗然也嗟乎人而不文可謂人乎余曰文然後固為之
人乎我雖不文人謂之人客笑曰人豈有一層固有聖人
焉賢人焉愚人焉惡人焉不可以外有耳目口鼻內有五
臟六腑均謂之人也君不聞古之人有夫子者乎曰不知也
曰君之州有鄉校乎曰有曰有鄉校而釋奠者誰耶曰孔子
也客笑曰吾所謂夫子即孔子也余曰鄉人無所知識但知孔
子不知孔子之別號又有夫子也客拍掌大笑曰又不聞古
之人有盜跖者乎曰知之客曰君以為孔子盜跖誰為賢

人曰孔子賢人盜跖惡人客曰是也〻〻青天白日奴隷亦知
其清明黃昏黑夜禽獸皆知其昏黑孔子盜跖人則
一也而聖狂賢愚天地不侔固可並謂之人乎噫人而能
文孔子徒也人而不文盜跖流也余曰行次知文固是孔子之徒而
我能補反切高〻免於盜跖流也客笑曰雖謂盜跖不知旋〻文字
又以文字自言曰雖然稍黠〻〻余若不知其文字而謂客之補風月
也問曰行次又讀風月耶其義云何其體若何客以爲吾不知東西
問西笑而應曰君欲學風月耶吟風咏月遣興言志者風月之義
而其體有五言七言之別請與我唱和風月可乎余荷〻笑曰風月
眞書也不知眞書者亦爲風月乎客善笑曰君識鄕略也風月豈
有一㮣哉知書者爲眞書風月不知書者爲諺文風月君雖
不知眞書豈不知諺文哉余曰雖知諺文集成五字七字豈知我
者所能哉客曰聞君之言可謂頗解者也必善爲諺文且
試作之余掉頭曰非我事行次獨爲之客曰作之不難效我體
作之乃呼一句曰我見鄕之賄牲底形體條余曰何謂也客
字〻釋之曰我謂吾見謂着鄕謂谷之卽語助辭賄謂

圍碁賭墅之賭其釋為落技其文字出處君豈能知耶恠底言恠也形體言身也條言枝余若不知其所謂而謬對曰人之身亦有枝手客曰鈍哉君才宜乎不學中行盖謂鄉谷之人持身恠狀也余怒曰行次弄我也客曰鄉人豈獨君哉吾自鄉来見如此之人多故言非為君也似君者自是鄉中之秀才偉人不易得者也余又解怒而若微喜者然繼之曰不知諺文辛宜其眞書沼盖辛之釋近於冩沼之解類於不能云也遂屬余和之余牢辭再三客若將怒而反笑曰我既為君作風月而君終不和則是簡我也豈以我謂不能驗出君手余曰逐則便逐何至恐嚇如阿孩鄉人繼不知眞書如此之説了無怖心客又笑曰君可謂大膽者也吾戲之耳第和之余曰吾固不知風月請如尊言效尊體為之客喜曰不亦善乎盖京客旅遊頗久悄伴孤燈無聊莫甚故為嘲諧為之笑資也余曰我見京之表未及盡哼一句客遽曰何謂也余一如客之解釋以道之全表字若不能釋者只云上如主字下如衣字客曰

是表字也豈君上京見東人表冊來耶余曰不知眞書安
知表冊弟我鄉人也蚕織紬疋鬻於場市〻人持其織工
之癈者曰內紬精者曰表紬吾以是知表之釋為物也客
始黙然頻有異之〻色余又曰果然擧動戎遂字〻解
之至戎字只曰戎虜之戎客愕然曰惡是何言也余曰
行次勿異也戎字固是戎虜之戎而亦有別義余少時
學千字張於僧師〻〻教戎釋曰升吾意蓋謂京中士夫
擧動驕仰也客乃蹶然起坐把我手而熟視曰不祥哉
尊何誣惑欺蔽至此極哉墮尊計中沒頂上下因自咄
咄曰果有愚氣凡於旅次為此擧屢矣未嘗敗北今
卒困於尊不祥哉可謂陷溺之滋甚非所謂好勝
者必遇其敵哉我罪〻〻也然尊之辱我太甚余笑
曰京之士大夫豈獨尊哉吾自京來見如此之人多故
言非謂尊也如尊者亦是京中之厚德宏器未易
得者也客笑曰是吾言也尊何返之〻速也余曰出
尒反尒之說君不聞之耶余每以行次尊客而卒

然君斥之客笑曰行次何去而今稱君乎余又曰老都
令何去而稱我以尊客曰老都令之號豈欲不聞耶余曰
所議婚事須為老都令毋負〻〻則真子所謂一口
二言者也客曰無為再起愚談為老都令指婚何怪
之耶余又笑曰吾必欲入丈於尊門中阿只氏客大笑
拍我手曰門中雖有阿只氏俛座首年別監之所不
欲者吾豈為之耶仍睨我笑曰譎詐不測吾始於尊馬牛
粮米之言而小慢之中於尊金丞呼字之談而大輕之
終於尊夫子別號之說而全侮之矣然無鄉諳而故為
野態知真書而謬若不文是則尊不免於詐偽二字
余曰子知兵法乎鷙鳥之攫也匿其爪猛獸之躍也縮
其頸故名將之制敵也強而示之以弱勇而示之以㥘
我之拜子之時已知子有慢我意思侮我氣習將欲折
去其驕志故不得不匿我爪而示之以弱將欲挫去其
驕氣故不得不縮我頸而示之以㥘此在兵法子不知而
反以詐偽指我可乎昔者陽貨以術故孔子亦以詭

道荅之衷之不誠故孟子亦以非病托之是亦可謂詐僞之道乎客曰吾不知子之辯至於此也請就其篇余曰大抵人物貸客曰貸之爲言何謂也余曰子不知貸之釋乎我之物借人之謂也人之放氣俗謂之貸客曰太甚哉辱也讓曰去言好然後來言美吾既先下生手得此羞辱更誰怨尤哉余笑曰爲孫辱得爺辱亦非俚人之談乎遂續曰不過衣冠夢客即自諭夢歸盖謂不過爲衣冠修歸之也因擧其衣自歎曰可愧可愧余又擧我衣示之曰此弊衣可愧子之輕煖不亦好乎客曰然則子將恥仲由之縕袍而羨子華之輕裘者也吾之見責亦已太甚子之詭談且亡如何因先誦渠作次誦吾句曰字々勝我遽曰子何不押韻乎戎是平聲夢是去聲也余曰子不曰效我體爲之乎效子體爲之故不押韻耳條非平聲而沼非去聲乎盖客忘却沼之爲去聲而發此言也余曰子之風月誠巧矣然未盡善也何不以枝池押深索條沼字乎客曰果然我

未及思耳吾於子當讓一頭地乃自拈燭改截我面
開口大笑曰思向來說話鄙々見欺使人大慙苐我夜
遇子只見其衣冠之汚弊言語之鄉諳不知其引而誑之
籠而囚之遂全身陷蔽可使白日當之豈至於此惜乎
吾始於子之對二言之說知盜跖之言頗自異之而終不能
覺悟也余笑曰雖然稍黠之時乎客大笑曰既已相親道
姓名為後日之記可乎余譃語曰鄉人不敢先道京客
先之客曰子尚為此言乎欲言而遽止曰姑舍是逆旅邂
逅何用氏族余強之客徐曰吾家在會賢洞不遠終不的
言蓋客自知見賣恥於傳播反欲藏踪而秘其事也當
客之初問也余若先言則彼必不疑而道其緘余過為推
讓使彼先生疑訝而終不得姓名余其後托言便旋起如
厠招奴使之潛問於其奴輩若彼問則勿言矣明日在道問之
則曰如上指問之及問吾上典姓名居住終不言云疑客先
我出去時密囑其僕使勿道客又曰子飲酒乎曰飲無
幾何客笑曰吾忘前談而問之向也子往海倉飲三杯

酒云仍曰詭譎如此非吾之愚惡所及雖以智者逢之不見
欺難矣余曰智者初不為如子輩措當吾入拜之時子
卧而不應是何人事也我雖鄉人猶為黑笠道布之人
則子豈以京士大夫無荅拜之禮乎客曰勿言〻〻思之可笑
乃招其僕進酒〻瓶鍮榼危所謂鸚鵡盃也相酬三
杯啗鰒而卧客曰吾今則知子文章可以相和真書風
月余曰不足諺文辛何能真書風月風月誠迢〻〻
客笑曰勿為浮談勿為深辭乃口占一絶曰蜀州不識韓
為韋魏使安知范是張自古名賢多見賣莫咍今日
受君罔余次曰由來餓隷全齊王畢竟傭耕大楚張休
將富貴輕寒士未有驕人不見罔客曰善請為聯句
余曰諾先唱曰逆旅相逢逆旅別客即曰故人心事故
人知又曰他時倘憶今宵否余曰明月分明照在玆客曰
請為四韻乃先成以吟曰宿鳥初飛古院邊偶然傾盖
即佳緣南州遺逸琢蔵璞東洛疎慵管見天穿柳黃
鸎春暮後盈樽緑蟻月明前篇章留作他時面不必

相逢姓字傳余和曰清風明月與無邊此地逢迎信有緣
憂樂君能都付酒窮通吾自一听天黃金然諾知音後
青竹功名未老前直遣兒童司馬誦何嫌今日兩相傳
盖客應口成章如詠宿搆而我則未免於苦思沉吟
客每趣之使和曰何名浜也余曰請為六言可乎客曰諾
余曰秦京綠樹君住湖海青山我家大醉狂歌浩〻
茫〻俗物誰何客應口荅良宵皓月千里美景桃花
萬家樽酒論文未易明朝別意如何余曰請為三五
七言可乎客諾余曰手傳危口詠詩花送風前雲柳
搖雨後絲要路院逢要路客洛陽人去洛陽時客又
應口和曰盡君危聽我詩今日顏如玉明朝鬢蕭絲倏忽
光陰真過客冶游須及少年時余曰甚佳子必洛陽才子
少年詩客何詞之華才之捷耶吾則果以賦詞應科不
閑詞章雖為人所強或作和章澁語拙韻堪覆醬
瓿不足以塵穢視聽誠所謂此增愧輕為者也客曰子
無過謙吾盖自少學詩而才思淺薄詩不驚人第

無呂澁之病乃自笑曰工不工間能不能中欲以敏捷勝我則雖七步子建五步史有吾不竪降幡必矣子以三五七言壓倒元白耶余曰子真所謂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者也真書風月誠非吾敵客以為吾欲以各體窮桀之才而卒不能勝反欲以奇巧困我乃曰請以藥名相為聯句余曰諾客曰前胡昏謬隨君謀余曰遠志誠非識見亦又曰大困從耒須益智客曰且當歸去讀陰符余曰佳是亦尋常請更為聯句而上句則首用從木字尾用從土字下句則首用水字尾用從火字而上下聯之間下一金字為五行聯如何客笑曰未易然子作則吾獨閣筆耶余曰萍從何處至客沉吟良久曰花月滿虛堂繼曰流影金樽照余苦思久之曰得客曰此聯甚難云何余澄然飲白光客吐舌曰子亦未易才也仍問曰子已得科乎曰否為舉子業頗苦蓋嘗一魁東堂兩魁監科三捷增廣而每見黜於會試吾以是知鄉試易而漢試

難也客太息曰否以子之才文尚未占科余曰我誠
不才誠有文才有何不得科之理哉客曰噫非然
也科舉之不公未有甚於此時閥閱子支則萬〻初學
皆占高科鄉谷儒生則皓首巨筆尚屈場屋不然則子
亦未為無文者也大科雖難力致獨不能小科耶余曰
小科己得之矣客曰然則子必丁巳榜也丁巳榜鄉人多為
之噫其故豈易言耶自甲寅以來科場循私靡有紀極
地要者之兄弟門高者之子侄則不論筆之巧拙文之能否
自十五六歲以下過數畜監試人皆盡叅所謂無種子
幼學至丁巳年則形勢家赴舉者甚小若干人見初試
為之其會榜箇〻書出余曰我果其榜也近日科場之弊
蓋亦畧聞而跡在遐遠無所攀援何能審知詳聞之
如此吾榜最為無色洛人少而鄉人多他道則未詳而同道
人同年者幾四十餘人〻以為此近世所無之事且曰子亦必
己得蓮科矣客曰僅得之矣曰於何榜得之曰吾於即位
增廣為之余笑曰子豈地要門高者耶何能得之於

丁巳榜前得之於丁巳榜前而大言詆其非真所謂同浴而譏裸裎者也客曰雖子之榜前庸詎無一人無形勢而得參者耶乃笑曰子之言盡矣箕踞讀禮者豈不知箕踞讀禮之非碁功聽樂者豈不知碁功聽樂之失為而知其不可行而知其不善者世固有其人矣余笑曰然前言戲之耳客曰子有男乎曰有之而稚小有兒子年甫六七歲客曰與我子等耳教之數與方名乎曰數則教之方名則不欲教之客曰此在小學何為不教余曰世人鮮東西南北甚分明吾恐此兒不教而且染於俗況教之乎客曰昔唐文宗歎朋黨之難去聖喻之去河北賊若使人人教子弟皆如子則其於去朝廷朋黨何有仍歎曰朋黨一病舉世已痼尚何說哉昔牛李之分黨惟韓退之不入吾常不知退之以何術能不染於其中元祐間洛蜀分黨至相排擠程伊川以大賢尚不免指目之名是則何故也退之雖稱近世之豪士而其道德文學不及於伊川蓋萬萬

矣然而退之能不累於彼伊川亦有目於此。一惟之伊川之吾
有指目其門人輩成之也賈朱諸人固是臣子而猶不免
於云云甚矣偏黨之累人也且子以為今日清濁之論畢
境成敗如何余曰我在草野未諳當世事何可發口
言乎第以淺見言之以濁為得名必是趍赴權勢之人
以清為得名者必是顧愛名節之士清者易退濁輩
難去則今之所謂清流固將見排於濁論也然而易
退者犯手不深難去者滅頂乃已則清之害不至於甚
而濁之禍將不可勝言也客曰信理勢然也又問曰子之
居鄉食貧者否何衣之弊馬之困耶曰然子雲之貧
見逐猶進退之之窮驅去復還客曰子必好言仁義而
長貧賤者也吾嘗言男兒墜地可行者有三策焉讀
書窮理為世名儒第一策也決科揚名以顯父母第二
策也於斯二者苟未一焉則寧當家力農廢居殖貨
飲食衣服恣所好美不猶愈於守拙坐窮無計資身
上不能以奉父母下不足以育妻子者況先聖有餘力

學問之訓昔賢有朝耕夜讀之事專心於做業而不事生產者非長計也許魯齋有言曰為學當先治生理〻〻不足為學妨是非的確之論乎余曰子之言可謂通矣古人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此之謂三不朽子之言蓋出於此而究其歸趣恐不免於太史公先富利之譏也許昌斷裁之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亦無所不至矣即為人者當以此言為法且子讀書窮理者非世之所稱理學乎曰然余曰理學必須拱手歛膝終日危坐其意何居不爾則學不得為理學乎古之理學莫盛於夫子而吾未聞夫子之必歛膝夫子之必危坐客曰人之為學求其放心為第一工夫心是活底物事操存舍亡出入無常苟不提撕喚醒收拾將來則放逸走作無所不至或鶩於邪欲或馳於曲逐其能免於冠裳而禽犢衿裾而馬牛者幾希矣是故學者必貴於歛膝危坐則思慮專一〻〻〻〻則心不放而德日起矣且子誤矣叩夷踞之

原讓夫子之拱手斂膝可知誅晝寢之宰予夫子之終日危坐可想余笑曰然昔程先生每見人靜坐歎其善學吾亦讀古書者豈不知為學之道必貴於手容恭而足容重乎但自古以来飾外貌而盜虛名者甚多江表之浩終南之放畢境可笑客曰子之說蓋有所激而言矣夫俄而客馬韁解踶囓且驚客急呼僕盛怒而叱之曰何使馬至此明日鞭臀余曰象馬厮戰常事何至盛怒而言之客徐曰此吾病痛也每欲矯之而未能余曰是不難余少時性甚急佩韋數年卒未能矯也一朝自悟改之甚易方欲怒時便思忍字怒不起而笑自来吾因以是作九思帖諸座右常目在之非徒制怒觸事有益客曰九思云何余曰點檢此心有欲邪時便思恭字則不至於放僻不善有欲傲時便思遜字則不至於傲慢無禮有欲侈時便思儉字則不至於奢汰無度有欲惰時便思敬字則不至於安肆日渝有欲欺時便思誠字

則不至於飾非長惡有欲利時便思義字則不至
於放利取怨有欲言時便思默字則不至於起著興
戎有欲動時便思凝字則不至於輕佻失儀有欲怒
時便思忍字則不至於疾言遽色客聞之曰子之
九思可謂極者其身者也又笑曰子於九思蓋能其
八而不能其一也余曰何謂也客曰子之詭言欺我獨不
誠字思其。乎余為之大笑曰子蓋快〻於見欺未能忘
懷者也客笑曰子量甚淺鮮此事何足介意欺者非
耳見欺者常也校人不智於子產而子產見欺於校
人欺以其方誰敢或免遂相笑而罷一寢而起東方
已晣〻矣槮袪遵路各分東西彼不知我為誰我
終不知彼為誰是年橫目玉盤權與鼎